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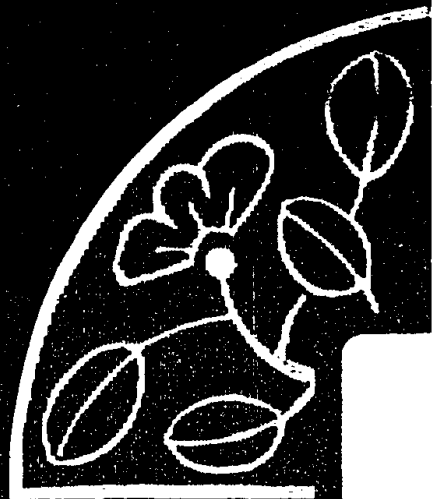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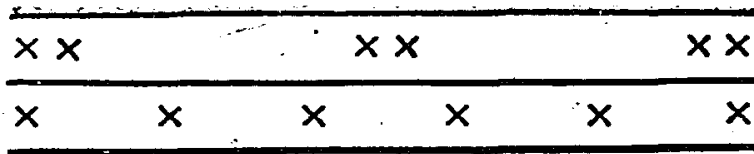
河西見聞記

明駝著

691.6  
C83  
2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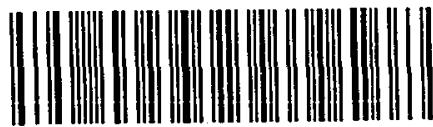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

河  
西  
見  
聞  
記

明  
駝  
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3 0662 9560 5

## 自序

高叫「開發西北」的人們，對於眼前的西北，各有各的看法，——有看成「人間地獄」的，亦有看成「人間地獄」的。

甘肅是西北的一部份，河西——包括永登，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民樂，張掖，臨澤，高台，酒泉，金塔，鼎新，玉門，安西，敦煌等十六縣，——又是甘肅的一部份，其地北接寧夏，南界青海，西連新疆，為漢唐時代溝通漢民族與西域諸民族間文化的走廊地帶，而現在的面目，和往昔史籍所載，却又大不相同。

去年夏間，我因事由蘭州到敦煌去，同年秋間，却由敦煌從原路東歸，總計費時七個月，走過上萬里路。在歸途中，抽空把河西各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山川風物，各種真相，以遊記體裁給他寫下來。

記載內容所堪自信的，就是「真實」，因為所有材料，都是我以純客觀的態度採得的。不過觀察力和文字技術，自知都很欠缺，還是有待高明加以糾正的，如果藉此能引起人們對於眼前



的西北有更切實更深刻的注意和考察，那麼，我發表這篇記載，也就不爲無聊罷。

明駝二三九十二

# 河西見聞記目錄

## 自序

陽關大道

(一)

南湖村村長之言

(四)

月牙泉

(六)

千佛洞

(九)

農坊制和區村制

(三)

燉煌市面

(二〇)

戈壁夜行

(二四)

安西城近郊

(二七)

布隆吉和三道溝

(三〇)

每糧一石征鹽稅三元

(三五)

騎入嘉峪關

(三六)

旅部夜宴·····	(四二)
三日金塔的回憶·····	(四七)
坐高台車過高台·····	(五〇)
威狄堡的兩大權威·····	(五六)
弱水流沙·····	(六〇)
雜費與看糧·····	(六三)
沙河鎮和黑水國·····	(六七)
金張掖·····	(七一)
甘青交界·····	(七七)
屋劈柴荒糧不荒款·····	(八一)
石燕飛·····	(八六)
鎮番的種種·····	(九一)
過古浪碛·····	(九六)
南大路與北大路·····	(一〇一)

# 河西見聞記

## 陽關古道

八月四日大清早，走進敦煌城以後，在寓中放頭便睡，睡了整天，才清算了不分晝夜連日奔波所積的疲勞。

五日午後四時，馬已經借好，乾糧，飲料，水果裝好在布袋裏，馱上，此外隨帶上一件沒面羊裘，一切都準備好了；在夕照中，由一名公安警察騎馬導我出了西門。西門外走不及半里，就到黨河，河南向北流，河幅寬度足有十來丈，上面架着一道木橋，可通車馬；其實河水很淺，大部份被農田中利用了，幾乎把河床都露出來，車馬在水中亦能過去。過橋折向西南行，沿黨河西岸上溯，很過了幾道水渠，穿過許多樹林和莊園，——麥子，鴉片煙，高粱，瓜，種得很不少，——走了二十里地，都是一樣的光景。敦煌近郊，真可算是沙漠中的綠洲！

走過三十里墩，已是晚夜，我們漸漸升上沙崗，便祇見一片戈壁灘。除了碎石，沙土，道中少量

的牲畜糞以外，不要說樹木，地上連一棵草都不易找到了。在戈壁中趁着星光走了四十里，過俄卜店。俄卜，蒙語義爲石堆，或譯鄂博，蓋指該處黨河河畔有一石堆而言，石堆高丈許，但其左旁店屋，却早已壞了，新的店屋開張在石堆西南五里之外，我們都到那邊休息，店屋高不及七尺，共三間。傍河朝南，略作品字形，店主人見客來，拾牲畜糞煮河水供客，我們帶來的飲料，在路上早已光了，水果尙須備着後用，所以河水便成爲我們的續命湯！吃了些乾糧，喝了些開水，味兒亦不見得十分壞喲！我們喝得剩下來的開水，便被店主人拿去拌炒麵吃了，所謂炒麵，既不是肉絲炒麵，更不是蝦仁炒麵，說得明白些，就是青稞麥炒熟了磨成麵的一種食料，店屋裏坑上臭蟲很多，我們在吃飽肚子以後，便把老羊皮露天鋪在戈壁灘上，躺下身子，看着滿天星斗，聽着潺潺流水，不覺昏昏入睡了。黎明醒來，奔馳了五十里，經過幾道沙崗，便騎入稍有駱駝刺的沙窩裏，越過沙溝的乾沙床，——由河床的岸壁縱斷面看來，上面丈許是沙礫層，以下便是紅土層——在沙窩裏再走二十里，前面漸漸發現屋舍和樹林，而且慢慢的都由地平綫升上來，移近到我們眼前，那便是敦煌的南湖區域。所謂南湖，意思是由南山雪水灌成的一片草湖。在清朝，此地是軍警放馬的地方，現在除了少數地專種了些鴉片煙、高粱、麥子和小米之外，多半是便於放牧的碧油油而有勁頭。



的一片豐美的草地，中間自東向西的流着一道澄清見底的泉水，這片十里來寬闊的平原，養活着四十來戶的居民，匯成兩個村莊，我們先到東首大營盤。

村裏沒有旅店，我們揀一戶人家進去休息了兩個鐘頭以後，時間已是午後三時了，又急得上馬離開大營盤走了三里路，過一道沙崗，到古銅灘，滿想在灘上找些漢瓦、漢銅；可是在沙灘上很兜了幾個大圈子，所得却僅是二枚泉布和一鏤銅質小圖記。本來，在流沙掩沒的廢墟上要搜求古物，除了有組織的大規模的發掘以外，就很少把握。像我們得之於這種海底撈針的辦法，簡直是偶然而又偶然的幸運了。離開古銅灘不及三里，那是南湖西首的一個村莊，夾着由大營盤村流來的那股泉水，兩岸建立着十數個房子，南岸地名叫「南工」，北岸地名叫「北工」，合起來就叫做「工上」。我們由南工轉入北工，遠遠的看見在西南十里外沙崗上的古堡，據當地的老百姓說，那便是清朝巴彥布刺汎的建置地，此處去甘新交界野馬泉約六站，至新疆塔羌縣城則為十四日程，至和闐則為念八日程。這是喀什和肅州間交通的捷徑。

由北工折向東北行，走了三里沙窩，在夕照中到達頽垣四立的陽關古堡。荒煙衰草間，點綴了一些零亂的斷磚殘瓦。城址東南角有覆碑一塊，上書「古陽關」三字，係清人筆。前年西北考

察團在城址東北發掘古墓數處之痕跡尙存。我在日暮風沙中默默的站了一會，祇感覺得極度的空虛和淒涼！於是，加上一鞭，向東北沿紅沙溝上馳去，走不上六里，即與來路合，仍經俄卜店返敦煌縣城。路上的馬蹄印子，早已被風沙捲得掩沒了，看着天上的北斗和南山的影子做路引，戈壁中奔馳了一夜，我和警兵之外，再也沒有碰見誰。

## 南湖村村長之言

還有一件很值得追憶的事情：

我在大營盤休息的那戶人家，就是南湖村村長的住宅。村長的房子是新造的，中堂掛着一幅大紅緞子喜軸，中間嵌着急公好義四個大金字，那是前縣長謝某以及該縣商會會長兼新九師參謀王某等新近送給他，替他歌功頌德的。中堂的左首大坑上，放着一連三付煙燈，躺着三位客人，一齊舉槍，正在吞雲吐霧的加緊工作。——客人中下首二個是村長的親朋，亦是曾經借錢給村長預繳公款而現來索償的高利貸商人；上首一個是縣政府糧班上的催頭。

我設詞以該縣公安局局長朋友的資格和村長接談時，村長說明全南湖共計居民六十餘

家，人口五百餘，所有耕地共計三十一戶強——每戶計地八十畝——能力田的壯丁，新近被三十六師抓去了三十一名補額，所以三十一戶內，實際上僅有二十四戶是力能支應的；而年來支應的繁重，真叫老百姓疲於奔命，就拿二十一年度全村有賬可稽的支應項目來說，已有以下的價值：

項 目	價 值	項 目	價 值	項 目	價 值
三 十 六 師 馬 九 匹	三六〇〇〇	軍 用 棉 花 洋 鐵	二八〇〇〇	本 色 糧 六 四 石	二五六〇〇
差 車 死 過 牛 六 隻	五〇〇〇〇	征 兵 價 補 官 價	一〇四〇〇〇	折 色 草 價	三五八〇〇
來 往 軍 隊 用 羊 二 三 五 隻	四〇〇〇〇	煙 土 (軍 用) 一 千 八 百 兩	一二六〇〇〇	指 糧 借 價	一二〇〇〇
共 糧 秣 供 應 石 五 六	一五〇〇〇〇	軍 用 牛 羊 皮	一五三〇〇〇	金 庫 券	三二〇〇〇
軍 裝 費	七一七〇〇	軍 用 品 人 情 雜 項	八二〇〇〇	種 煙 罰 金	二三〇〇〇
共 計	一二六八八〇〇 (以上以元為單位)				

以按糧攤派的方法分攤到各戶地上去，每戶全年便有五百二十八元五角二分弱的負擔；但是每戶地的收穫量不過穀物六十四石左右，其總價值以最高價格計算，亦不過二百五十六元左右，結果絕對入不敷出的，所以老百姓在「飯可以不吃款不可不繳」的情況中，祇能種幾

畝鴉片煙來應付款項，而沒有出產鴉片煙的人家，那就倒霉，非借債便賣身賣物以相償。總之，沒有特殊勢力可以不繳款的，便祇好由中人之產，慢慢地變為貧家，等而下之，貧家的結果，「便是家破人亡！」

村長更說明公款緊急的時候，還得先由他向各處借債繳款，其利息約在三十分左右。公款應付過去以後，即以原數加利分攤於老百姓身上，目前由他經手的借款，已在五千元之上了。末了，他又曾談起做村長是義務職，每年僅由每戶地供給他四斗麥子。

其實，事實早已替他作有力的說明：「在借債繳款的時候，便是他最可漁利的時候。」聽了他一席話之後，我在這一世外桃源，更發現了一個人間地獄。腦海裏深深地刻劃上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 月牙泉

七日上午十時回到敦煌縣城，在八日的晚上，縣長楊炳辰先生約省督學趙子文先生和我，明天一早起來到月牙泉去。

九日上午六時半就出發，臨時加入我們隊伍中的有公安局長易仲權先生。我們出了南門，灣灣曲曲地向南偏東走。一路上穿過不少菜園，農田和灌溉農田的水渠，都比路高。路有一丈到二丈的闊度，路與水道交叉着的地方，有幾處是高高的架着木橋，上鋪泥土，讓大車牲口行人通過，有些橋經不起載重車的迭次蹂躪，塌了僅存不完全的橋架，於是車馬行人，非從水裏渡過去不行；而渠岸經過車輪的碾礫，結果遂使渠水逾渠而橫流到路上來。一路上弄得泥濘沒脛的地方很多。此間農民在用水時對於渠水當然看得寶貝似的，但是用不着時，便任他隨便流了。建設局又不置問，那麼水的行止，又有誰來管他哩！田園間走了五里地，接着是一片戈壁灘；復五里，又入農村，再不上一里，前面沙山擋住了，於是路是完全折向東行的，繼而沿沙山南向，入一沙溝，溝裏看不見一棵樹，亦找不到一根草。有的是白骨塔三五個，錯落在沙丘間。再二里，西向升上一道沙崗，前面突然地在四周沙山環繞中却現出了一泓澄清的碧波。泉的北面就是鳴沙山，泉水沿着山根向南灣作月牙形，懷抱着雷壇廟，我們都先到廟中小憩，憑欄靜靜的坐下，面對着鳴沙山和月牙泉。

泉的面積比普陀山盤陀菴的魚池要大上五倍，湖岸的坡度很陡；至於泉心哩，聽說有人拿

十丈的繩子錘下去，亦未見到底，甚至於有神話式的傳說，此泉是溝通到雷音寺後門的——雷音寺據一般人傳說就是千佛洞，——但是誰走過這個道兒哩？誰認識路徑哩？那就找不到肯定的答覆了。雷壇廟西廡壁上嵌着一塊碑，題有「漢渥洼池」四字，不知是誰寫的。月牙泉就是渥洼池，在敦煌志裏也曾說起，至於池中曾產「朝發長安暮宿三危」的「行空天馬」那一段掌故，實在也欠有根由。反正我沒有拿池水當古董鑑賞，祇欣羨着沙漠中有這麼一個別開生面的地方就是了。

池水岸邊綴着極豐茂的水草，遠看像個花園，較淺些的水際，還可找到一種「七星草」。聽說此草有醫治難產——催生——之效，在水草叢中，魚是極多的。這種魚叫做「鐵背魚」。相傳池中的魚是人們所不能吃的。——吃了不成仙便做鬼。我和易局長爲着要飽嘗異味起見，便不管死活的拉開扣針裝成臨時釣竿在池邊柳蔭下開始工作了。兩個鐘頭的結果，丟了一個饅饅，換得二十一條鐵背魚上岸。魚的形態有些像鱸魚，因爲那天陽光太強，魚出水不到一點鐘，便都氣息奄奄。我們索性做了一翻破洗鹽漬的工作，準備帶回城中去受用。幹了半天，我和易局長赤裸的手臂，亦被太陽晒得焦黑了。

再由沙崗走上鳴沙山，沙是鬆的，一脚滑一脚，坡度又陡，沙梁上走起來更不容易。所以，雖則鳴沙山僅有松江奈山那麼高，可是在我跑到山頂時，兩腿也够麻了。因為要聽一聽鳴沙的「雷音」，於是在山頂上，由陡處一直向池濱滾下來，結果，除鬧得滿身都是沙以外，並沒有滾出什麼雷音來。後來有人告訴我：要嚮，須三人以上同時滾下來。我因為找不到同伴，也祇好作罷。不過依據我幼稚的常識來測度，「空谷傳聲」大概也逃不了基於物理的作用吧。

在池邊把身上洗乾淨，已是傍晚時候了。我們回到城中，把魚煎了吃，味兒還很鮮，亦和鱸魚彷彿。

## 千佛洞

十日和十一日都在敦煌城裏，十二日早晨六點鐘，又和易局長動身到千佛洞去。

出東門向南折東走了十五里，都是莊園。再走五里草灘，便是王爺廟。道旁有三道古墓，——是已被發掘了的。過此，向東南行，遠處望去前面有座較高的山，山上有個小廟，那就是三危山。我們正好面對着他做個路引。漸走漸高的又走了八里，上了一道沙崗，又是一片戈壁灘。灘上加鞭

跑了十里多路，到了觀音堂。土舍一間，偶像數尊而已。再南進，路忽折向南，陡然沿着礫石層岩的峭壁下降，險仄乃不容騎，下馬前進，方知走向由西而東的一條沙溝中。溝底一段較寬的小平原上，早已現出一座擁着綠樹濃蔭的寺院，北面緊緊地靠着岩壁。

半里，下了坡，我們自東向西走，沿着岩壁開始巡禮千佛洞。由溝底仰望北面溝旁的岩壁，足有十來丈高——東西三里許，都是一樣——看來彷彿是古代被沙溝沖蝕成功的。至於從前是河床呢？還是海底呢？那就不敢臆斷了。沿岩壁排列着成千的窰洞，有些是一層的，有些是三五層的，洞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裝塑着佛教的造像。大部份是中國式的佛教藝術，間有小數是參酌喇嘛教歡喜宗的藝術形式的。由觀音大士到牛頭馬面，以及沒名號半裸體的女性小塑像，簡直是無奇不有。其中靠東有個額題「檀花祇林」的佛洞，洞中東壁有個小洞，據說就是發現唐人寫經的地方。到現在，洞中早已弄得精光，連要找到一些斷章殘帙都不可能了。就是小洞外面佛殿上擱置着的殘帙，也是被遺棄了的幾卷藏文寫經而已。在陰森森的神座旁邊，又有誰來睬他呢！小洞對面的岩上，有一塊古碑，署有「大中五年」字樣，當係唐宣宗時物。惟碑文剝落處甚多，且缺一角，未詳所載究係何項佛教文獻。此碑左上角又有「古雷音……」數字，但字跡與碑文



有別，或係後人附加上去的。其旁尙有「莫高窟」碑一，聞已移到縣城中去保存。關於敦煌石室藏經之發現於外國人之手，以及發現後的流散，國內紀載已經很多，這裏可以不必贅言。「檀花祇林」雖曾因為藏經石室一時成了世人注意的地方，但是近來「鳳去樓空」這一座叢林古剎，亦已落入近旁三清宮道士的手裏了！由檀花祇林向西不到一里，還有一座大佛造像，泥身中空，是坐狀的，自足至頂，約有十二丈高，依着岩壁，有九層樓房蓋着，佛像膝上兩邊，共可容納一排士兵站足，我們到的那一天，一切都在修理重光中。

考察大佛重修工程的不易，審視各洞間甬道的舊痕，以及岩間上凌空的欄杆的遺跡，我們更加感覺到當時創建工程的偉大！據當地父老傳說：在唐朝的時候，足足修了十二年；而在這十二個年頭裏，僅是工人吃的鹽，每天就要一石六斗的分量，這又是一個奇妙的算題呵！

巡禮既畢，我們由西端折回，經過上寺和中寺兩座茅菴，上寺住的是一個喇嘛，他那天因事進城，柴門緊閉，中寺的院落裏養着豬，不知老和尚意欲何為！再走到下寺，所謂下寺，就是上面所說靠近檀花祇林的三清宮，房子是新建的，在當地可算得是「瓊樓玉宇」了。我們到了這裏，就近去稍息。宮中大殿正中，供着太上老君；香案上擱着幾本耶路撒冷的經典；殿柱上掛着一副對

聯上首是「千手指人登寶筏奈(?)」衆生而渡迷津，「下首是「一身現象有多般稱大士不離本號。」何來野道士，却把一座三清宮攪得糾纏不清！三清宮左傍，尙有一個繞着土牆的果園，內中有二三十本梨樹，梨兒尙未熟透，那可算是佛地仙果了。

沙溝水向東北流，約三十里到新店子，就被當地農民引去灌田。新店子在敦煌縣城東四十里，由縣城到千佛洞的大車，是要繞道新店子進溝的。由千佛洞到三危山，向東南還要翻山走三十里，我很懷疑當時舜要放逐三苗爲什麼要老遠的放逐到這裏來呢，因爲心理上並不感覺興趣，所以也就沒有登峯造極的去拜訪這一個名爲古蹟的濯濯童山。

在夕照中，我們從原路回來。

## 農坊制和區村制

十三，十四，十五，都住在敦煌城裏。

說得遠一些，敦煌在漢武開邊的時候，便成爲漢族的殖民地，以敦煌郡統治七縣。到唐朝，改稱沙州，不僅農業上已有高度的發展，就在商業上也成爲西域南道上一個衝要的地方。根據佛

教藝術的遺跡來考查，更可知敦煌是當時印度文明輸入中國的主要孔道。及至吐蕃攻占了河西一帶以後，敦煌便淪入遊牧民族的手裏。宋元以還，幾成爲各族雜居的地方。直至清朝初年，始由甘肅各縣抽調戶口移殖到敦煌來。他們依照從前的縣籍，各自聚居在敦煌某一地段；而且即以原有的縣名名其地爲某某坊。這種遺跡，到現在還歷歷可考。——例如城南一二里地的皋蘭坊，城東五里地的靈台坊。有些繁殖的村坊，還要分出新舊，大，小，上，中，下，東，西，南，北的支派來。

他們每一個集團有一個土堡，有一個神廟，以至於各有其語言習慣，各有其頭目。——農坊的權力很大，他可以憑其意志處理某一集團的民間訟事，以及各集團與政府間的事務。總之，在鄉間，農坊是有絕大的權威的；可是到了去年四月以後，這種制度也就完了，而繼起的，却是新興的區村制。——合數農坊所統治的地方爲一村，合數村爲一區。村置村長，區置區長，區村長的人選，大部份是出身於學校而地方上認爲有力的新興人物。改制的過程，當然也經過了一番鬭爭。目前統治權固已轉入新的方面的手裏，而農坊的勢力，還潛伏在各集團以內。

關於清代移民以來所產生的十足代表封建主義的農坊制，以及其最近形式上的改制，我們值得把他明白的列在下面：

平	上	鎮	兩	陸	震	崇	徵	東	西	新	靖	關	縣	舊
涼	狄	原	當	德	台	信	州	渭	和	靖	遠	各	治	有
村四第		村	三	第		村二第		村一第		街	各			坊
												改		
												區		
												情		
												形		
												附		
												記		
												各街正在編製中共二四〇戶		
												全區共五五〇戶		

西	東	蘭	下	蘭	渭	蘭	新	寧	中	東	東	東	下	東
安	正		蘭				寧		狄	安	靈	會	狄	涇
定	寧	廳	州	州	源	未	州	州	道	定	台	寧	道	川
第	村	二	第	村	一	第	村	六	第	村	五	第	村	五

三

第 區

全區共四七〇戶

上	東	下	上	巴	龍	安	洮	新	岷	金	禮	新	涇	會
肅	高	平	平	彥	頭			岷				蘭		
州	台	番	番	布	山	化	州	州	州	縣	縣	未	川	寧
第	村 一 第	村 一 第	村 一 第	村 六 第	村 五 第	村 五 第	村 四 第	村 四 第	村 四 第	村 三	村 三	村 三	村 三	村 三
				第 區										
全區共六七〇戶														

新	中	桑	碾	上	西	東	大	永	張	西	中	河	西	東
西	河	河		西	鎮	鎮	鎮			高	高		肅	肅
寧	州	州	伯	寧	番	番	番	昌	掖	台	台	州	州	州
六 第		村 五 第			村 四 第			村 三 第			村 二			

成	西	上	固	寧	秦	漳	中	新	中	上	西	東	新	舊
	靜	鹽					肅	肅	古	古	山	山	武	武
縣	寧	茶	原	遠	州	縣	州	州	浪	浪	丹	丹	威	威
第	村	二	第	村	一	第	村	七	第	村				
								第		區				
								全區共六三〇戶						



下	階	東	新	東	西	東	下	秦	新	西	莊	西	上	上
鹽		靜	平	伏	隴	清	秦		蘭	莊		清	隴	伏
茶	州	寧	涼	羌	西	水	安	安	隴	浪	浪	水	西	羌
村 七 第			村 六 第		村 五 第			村 四 第			村 三			

區

五

說

明

每戶實有三家以上

## 敦煌市面

在敦煌寄一封平信到天津或上海，最快非四十天不行。郵政固然是敦煌唯一的新式交通機關；但是由敦煌到安西的郵路，須走三天，是每間三天方走一班的，安西到肅州的郵路，須走四天，而且又是三天走兩班的，直至肅州以下，才是每天晝夜兼程的雙班。因此，最快是要班班連接；否則，一擱便是數日。至於電報，亦須先由郵政寄到安西的。所以，天津、上海一帶的商業消息，起碼要在十天以後，才能傳達到敦煌。至於平時走路的計程，由敦煌到古城子、西甯，都是二十一天；到蘭州、迪化、和闐，都是三十天；到包頭七十天。其交通工具，不是大車便是牲口，敦煌在地理上扼着南疆到平津和青海到新省的捷徑的咽喉，西北交通事業如有很能發展的機會，那麼敦煌必有更繁榮的一天。

敦煌市面商品輸出入額素乏統計，未能確定其數字。茲僅將各項商品的價格，表列在下面：

名	稱	價	目	名	稱	價	目	
包頭色洋布斜	每疋	七元	洋	洋	糖	每百斤	四十五元	
五丈色市布	每疋	九元	洋	火	柴	每箱	二十元	
十丈白洋布	每板	十二元	花	椒	姜	每百斤	七十元	
京表	每箱	三元	色	斜	文	緞	每疋	七元
色洋斜線	每捆	十五元	白	毛	頭	紙	每合	一元
高毛頭紙	每合	一元三角	蘭	水	菸	每包	四元	
川字茶	每塊	一元二角	藥	材	每斤	一元二角		
大米	每斗	四元五角	千	章	每塊	六角		
紙煙	每條	三元	緞	小	帽	每頂	一元	
洋蠟	每包	八角	香	皂	每打	五元		
洋磁盆子	每打	六元	首	帽	每連	四元		
草帽	每打	十元	洋	襪	子	每打	五元	
色絲綫	每斤	十二元	副	茶	每塊	二元六角		
白蕨	每百斤	二十五元	絨	鞋	每雙	二元		

小	羊	煙	西	西	葡	西	狗	尺	白	花	各	粗	粉	盤
麥	毛	土	洋	洋	萄	洋	狔	子	扣	雅	色	燒	連	
每斗	每百斤	每百兩	鎖	磁	葛	糖	裁	布	布	爾	鬼	紙	紙	條
七角	八元	四十元	子	碗	每百斤	每包	每尺	每疋	每板	緞	子	每合	每刀	每捆
			每個	每對	二十元	一元	八角	一元	十八元	每板	皮	六毛	三元五角	三元
青	駝	洋	瓜	西	西	杏	古	洋	白	白	色	煮	廣	梅
科	毛	皮	籽	洋	洋	干	城	裏	藍	漂	洋	藍	針	紅
每斗	每百斤	每張	每斗	磁	茶	子	雜	子	大	布	花	每桶	每桶	紙
六角	念五元	三角	三元	缸	缸	子	菸	布	布	布	布	四元	七元	每刀
				子	子	每百斤	每包	每疋	每疋	每板	每板	十二元	十二元	三元五角
				子	子	三元	二角	十一元	七角	十二元	十二元			

剛到敦煌的人，更可獲取一種新奇的印象：在縣城最熱鬧的東關什字街上走，很能找到幾個排着小菜攤的小商人，他們一面做着買賣，一面却找空躺在攤子旁邊抽大煙。據當地禁煙善後局裏負責人說：城裏已經登記的煙膏「營業處」共有四十家；其他還有客籍商人直接到鄉間去收買煙土，由草地轉運平津包綏的。他們簡直是隊商的行動，內中有些還帶着快槍，有人說是防備土匪劫煙的，有人說是準備抗捐的，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啦，那祇有他們自己知道。全敦煌煙土的出產量，誰也沒有給他預算過，種煙的種着，販煙的販着，吸煙的吸着，說來一切都在無政府狀態之中發展下去。在煙土剛剛收獲的時候，農民迫於政府的公款，不惜以借錢一元每月本利合折煙土六兩乃至十二兩的重價舉債繳款，結果，不出一月，煙土漸漸被商人吸收而轉運到

莞	豆	清	油	猪	肉	甘	香	大	豆
每斗	每斗	每百斤	每百斤	每斤	每斤	每百把	每百把	每斗	每斗
一元	一元	念元	念元	二角	二角	二元	二元	一元	一元
谷	米	燒	酒	羊	肉	席	子		
每斗	每斗	每百斤	每百斤	每斤	每斤	每頁	每頁		
五角	五角	卅二元	卅二元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東方煙土市場去牟利；不僅當地煙價由每元四兩漲到每元二兩半，就是芙蓉城裏的黑籍居民，因為這麼一來，亦免不了「面有菜色」，「野有餓殍」之虞了。我們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觀察大多數敦煌人作事「大懶推小懶」的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正要為精神被鴉片煙蛀蝕了的居民放聲一哭！

## 戈壁夜行

十六晨五時離開敦煌縣城，經過了四十里的莊園，到達新店。新店其實無店，我們在一家民房裏休息了大半天，直至下午四時，才開始走。方向是針對着東北，所經過的地方，却是一片宜於放牧的草灘。走過十里，又是一個鹽池。照通常的走法，一定要向南繞道二十里，緣着池邊彎過去；可是我們一面要冒險探求捷徑，一面要觀光鹽池的內景，便由警兵引路取道池心渡過去。池的直徑約有十里，我們走到中心區域，馬蹄一步一步地艱難起來了——一脚出來，三腳齊陷。於是，我們知道這一次的嘗試失敗了，不得不趕快勒馬回頭，繞道過去。由新店到疙疸井子的二十里路，總算在四個鐘頭裏通過，這正是自討苦吃的生活。

痲痘井子地方，亦是一片草灘，有個高及二丈的土堆，上頭建有一座小廟。土堆的東面，光光的有個店房。店房的院子裏，開着一口井，井水味兒苦得像馬勃。土人謂土堆爲痲痘，故其地有痲痘井子的命名。草灘中雜草很少，最豐盛的要算駱駝刺和小檉柳。夏季晚間，草灘上小蚊子逐隊滿天飛。店中客房七八間，馬槽數個，院子裏散滿牲畜。客人進店，除了苦水之外，什麼都要自己攜帶齊備；否則，祇好空口喝西風！我們休息了一個鐘頭，在星光下又開始上路。由此間一直到甜水井子，七十里都是一片戈壁。我們爲了怕着白天被陽光晒得熱烘烘的沙磧燒壞了馬蹄，却受了這一晚凜冽刺骨的風寒。在星夜急馳中，隱約看到許多牲口僵臥在路旁。無疑的，這些都是半途力竭被棄而死的。

到了甜水井子，此處和痲痘井子是同樣的一個草灘，不過草灘沒有土堆。甜水井之水並不甜，而且比痲痘井子水還要苦些。聽說當初命名的原因，是基於希望把苦的叫成甜的。這可不是一套很滑稽的把戲嗎？井的西北還有一座龍王廟，香火久廢。店房的主人，是由高台縣逃荒來的。他和痲痘井子的店主一樣在敦煌縣公安局裏各頂了一名長警的額，每月向縣政府領取口糧二斗，這便是他倆「奉令開店」的報酬；此外，不過是每日三五個過路客商幾百文店錢的

收入店房七八間，坑上滿佈着臭蟲陣，我們在院子左近戈壁灘上露天睡了兩個鐘頭，又動身走，那已是黎明的時候了。

由甜水井子東北偏東走不上三里，有一條岔道，南通山溝——溝中南進約二里，更有一個水潭，這要算是此間一個較好飲料的供給地了。我西來時，曾去過一次，在那兒還可找到幾棵綠樹，過了岔道，南旁火燄山脈一連翻過七八個沙梁，一路都是戈壁灘。火燄山脈是祁連西北麓的支阜，山色或蒼或黝，並無一草一木。祁連山脈是富於地震震源的地方，火燄山也許就是火山遺脈。我因為對於地質學是門外漢，所以也沒有去考察。由甜水井子起程算起，走了三十里，路過蘆草溝，尚有高墩土堡的遺跡。據說是清朝軍塘所在地，草灘中已有三五畝地闢作麥田，資為灌溉的水源，僅是溝中流出很少的雪水。

蘆草溝是安西的地界了。由此一直到瓜州口，四十里許全是一片荒地。荒地上散佈着野草，中間還有溝渠的遺跡。從前安西縣屯糧的瓜州倉，就在路南十里許的山麓建置着。可是人事日非，昔日沃野今荒原，正可謂每况愈下了！假如此間渠工能够恢復，引疏勒河之水灌之，則往昔三五萬畝農田之墾復，亦非無望。荒原中尚有唐鳳凰城廢墟，頽垣蔓草之外，空無所有。又五里，始抵



六工村由蘆草溝到六工村四十五里的距離，雖則老遠就見有村樹迷離的影子，可是走起來却也費了四個鐘頭。

那天晚上住在六工村，十八早晨起來就走，經過頭五工、四工、頭工、八工許多村莊和田園，農作物的大宗，還是小麥和鴉片煙，都靠着引自疏勒河的渠水來灌溉的。八工以東，又是一片小小的戈壁，接着又是幾個村莊，一連走不到二十里地，我們便騎入安西城的西門。由敦煌到安西，共計三百八十里，通常分四站走，我們祇走了三十六小時，結果却跑壞了一匹馬。

## 安西城近郊

十八日下午在安西城休息。

安西近郊農田的灌溉，完全仰給於疏勒河；真和敦煌近郊農田的灌溉完全仰給於黨河一樣。由安西城向東走不上十來里的地方，沿疏勒河南岸，排列着三五個渠口，吸取自東向西的疏勒河流水，引向西南，再折東北，重通疏勒河，成爲三五條平行而不規則的弧形渠道。那些渠道的吸水口，間隔得很近，引水漸遠，距離亦漸寬。這幾條渠道，總共灌溉四萬來畝的農田，養活千數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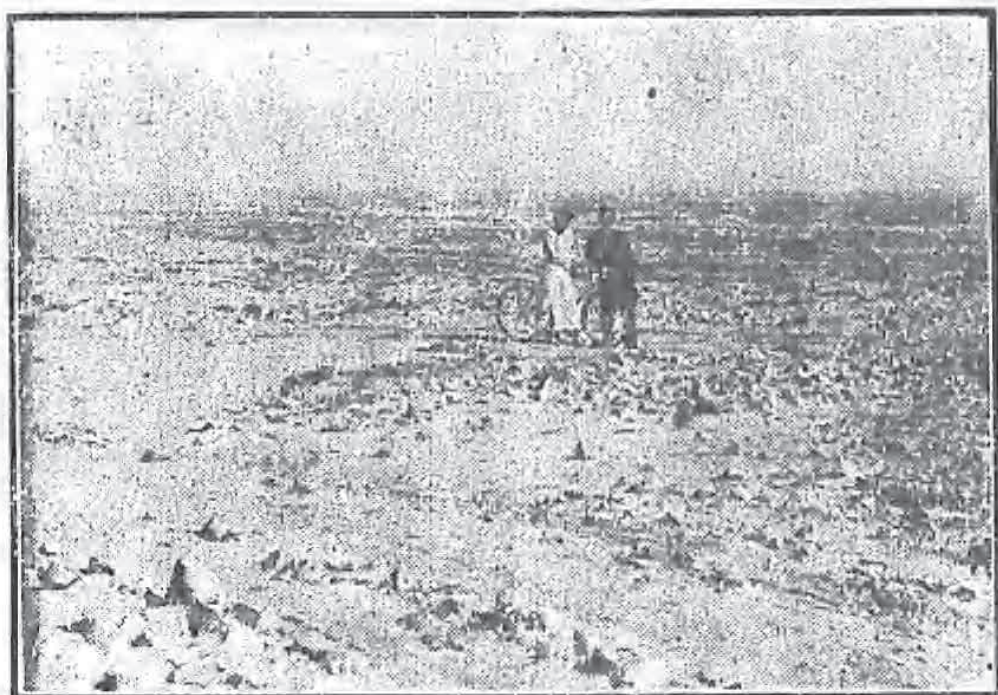
家的居民——散佈在渠水潺潺白楊成蔭的百數十個村落裏。自從施行自治制度以後，在形式上，安西近郊都已將數個村莊湊起來成爲一個「村」，如上面曾經提及的六工村，五工村……八工村等，實際上都是三五個以上的村莊湊起來的。各村住有人民百數十家以至二百數十家不等，他們的姓氏很復雜，並沒有聚族而居一村的遺俗。他們住的房子，一致是高不及一丈而頂平略斜的土舍。爲什麼房子要這樣矮呢？這並不是因爲房子的建築材料——泥土——價值太昂，實在，却是因爲安西多風，矮房子便於避風的緣故。我記得哥本德遊記（Carpenter's Travels）上說：北非洲地方大多數的房子，是平頂的，石材的，矮矮的建築，證之在安西、敦煌一帶所見，大概矮房子之適宜於沙漠地帶，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安西近郊的農村，這幾年來並沒有興盛的趨勢；反之，却是日趨衰敗！農村中居民，除了少數有特權者之外，自自耕農以下，都得負擔極重的公款，其每年總額，相當於農作物收入價值百分之七十以上，——縣府委員差役供給在外，——加之駐軍缺額，總得按戶抽丁，無丁則輸財，本年（民國二十二年）馬仲英到新疆去時，便按村抽去壯丁各三五十名；甚至於因運輸軍糧的駝馬缺乏，把老百姓的牛車拉去二百輛，到了哈密，却把車子拆開當柴，牛兒放翻吃肉，車夫便一律補

了八太爺的缺額！這麼一來，農民一般的心理，就是不被公款逼死，便要被人拉去做炮灰。於是，在危機交迫的夾縫中，便每每想出一個沒出息的辦法——走！像八工村裏，最近數年來逃跑了六十四家，拋下來任其荒蕪的田有一千三百二十畝；六工村裏，最近數年來逃跑了三十一家，拋下來任其荒蕪的田有八百三十七畝；其他各村當然亦免不了這種現象，不過一時找不出確數來罷了。按照目前這種情況而論，那些沒有逃走的農民，當然大多數還是處在水深火熱的厄運中，而長此下去，現狀不能改革，那麼現在的居民，終有一天逼得離開他們的祖宗坟墓向旁處跑！而已經墾成的熟地，亦會仍變荒原，讓流沙來掩沒了安西而成爲廢墟！

十九上午在安西公安局閒談，知道由安西城向南翻山走九十里，那邊有個村莊叫做橋子，由橋子向西南走十五里，就可到達鎖陽城——那是唐時西突厥的名城，與鳳凰城同其年代——最近學術團體和私家考古者前去採訪的很多，而橋子東南三十五里外的萬佛峽，亦是具有敦煌千佛洞同樣價值的地方。由鎖陽城西北過踏實堡通瓜州口；西南過石包城通敦煌；這兩個道兒向東北經橋子再走二日程可通三道溝，與現今安西至玉門大路合。據傳那是唐代交通的孔道，而現今的安西玉門大路，却是唐將尉遲恭所開闢的。可惜因爲時間的限制，沒有到那古道

壁 戈 大 郊 北 西 安



布隆吉和三道溝

上拜訪一下。

是日下午和該局宋局長去疏勒河畔。疏勒河在安西城北五里，我們從西門出城，向西北穿過幾個村莊，就到了河畔。河幅寬處不及三分之一里，因為河水上流多被農田吸引灌溉。所以到下流便露出河床來。此河西流百四十里而為西湖，所謂西湖，實係一間有農田之乾草湖，其地蒙漢雜處，以耕以牧，河水至湖而竭——坊間圖籍，多以哈喇淖爾大埽洞庭湖，其實大謬——我們在河中逐着河魚渡過去，再走一里，到白龍廟，觀光土偶以後，就忽忽由原路回到安西城。

二十日下午五時，陽光不很強烈了，我和同行的×××君動身離開安西城，由馬警引路走

出東門——當時雖帶有政府的護照，却也免不了城門守衛半點鐘的留難。直到駐軍的團長傳知不准阻難，我們才得放開了馬蹄向東馳去。

出城走約十里，一帶都是莊園，景色亦很不錯，這完全是疏勒河的水利造成的。十里以後，前面就看不見村莊和田園了，有的却是一片佈滿了駱駝刺的大草灘。草灘南面伸展到南山麓南，在星光下走過這五十里途程之後，才聞及鷄犬之聲。再過十里莊園，方到了小宛驛。小宛驛有個週圍不及二里的土堡，堡中從前有五六十家，現在却祇剩十數家了。我們在堡中休息二小時，又騎上馬奔向前程，由小宛驛到雙塔堡的三十里途程，除了開頭五里還有莊園之外，中間十里是戈壁灘，其餘十五里是逼近疏勒河的矮矮的幾條小山梁——其中還有一個煤窰洞——小山梁的東麓，就是雙塔堡了。這裏有十數戶人家，還有些種着鴉片煙和麥子的田地。我們在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和這一個村莊見面；到下午四時才離此東去。由雙塔堡走過了四十里的草灘和荒原之後，晚間宿在布隆吉城。

布隆吉城週圍雖有六里左右，可是現今住戶祇剩二十來家了。城中除了唯一的大道兩旁的幾十間房子外，其餘是一片便於放牧的草原，草原上點綴着十數棵大樹——聽說那些大樹

有些是年大將軍征西時手植的，而布隆吉却是年氏麾下一個將領的名兒；後來左文襄征西時，亦以此城爲大本營，入新後且曾在此設兵屯墾，可是現在又是另外一副面目了——城裏現在還住着一位安西縣第二區區長，他的家就是區公所的所在地，在一個月以前，此地亦曾熱鬧了一場。原因就是省政府禁烟委員會所派的查烟委員的代表曾經來到此地查勘烟畝，各村村長都會到此地來招呼那位查烟委員的代表，總計三數日內，請他吃過三次飯，用了些鴉片烟，草料，及其隨從——縣政府的委員和衙役——的雜支，總共化了五十多元；可是熱鬧了以後，烟畝固然沒有很精確的查明，老百姓肩上的負擔，因之亦未切實的減除，而區村長招待代表委員們所化的錢，却以六十多元的總數攤派到各村老百姓的肩上了。這又是政治上的一幕活劇！

布隆吉城以東，自西而東依次排列着十道溝、九道溝、八道溝……四道溝、三道溝、七條河水，南面從祁連山支脈的山麓北流分注於疏勒河，中間擁着二百數十里見方的草原。各溝的下流，小部份已經墾成熟地，住有居民了。至於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面積，却仍舊讓他荒蕪着——有時利用着做牧場——據當地老百姓說，這一片草原的土質是富於鹼質和鹽質的，不適用於耕種的；可是我心裏很不以爲然，因爲開墾斥鹵之地，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過國內有的是荒着

的可種土地，那到是事實罷了！由布隆吉城到三道溝，直徑僅有五十里，可是各溝道下流水勢既深且大，既無橋樑，又無渡船，跨越過去到是絕大的困難，所以大道的路綫，却不得不先向東南，再折東北，向南兜了半個大圈子，在各溝道的上流過去，這麼一來，當然多走二三十里路是不成問題的。

三道溝快要流入疏勒河的西岸，有一個市鎮名兒亦叫三道溝。從這個市鎮北出橋灣營、馬鬃山，再走蒙古草地，可通新疆的哈密；西南沿南山麓經橋子，可通敦煌；東南經昌馬爾，可通青海；又當安西和玉門間的大道，實在是甘肅西端的商道樞紐，亦是安、敦、玉、三縣的唯一大市集！市鎮是一條頭東頭西的橫街組成的，總共有百數十戶人家，二三十個舖面。市街的西頭，大部被零售日用品洋貨的商舖子占着，中部是安西縣公安局分駐所、商會、區公所、布莊、郵政代辦所以及若干住宅；東首一段除了幾戶住宅及客棧之外，還有十數家纏回商人的住所。此間纏商有廣大的棧房，可以供給百數十駝的棉花、瓜乾、葡萄乾、杏脯、俄盜、方糖、布疋等商品的寄屯。他們有些是馮者或哈密來的，有些是和闐或喀什來的，但爲運銷商品關係，有時還要遠到甘涼、西寧、蘭州一帶找市場。他們的文字和語言與土耳其同一系統，而人物比漢人、東干回，彷彿都要長得漂亮結實。

些。

三道溝可說是一個民殷物阜的地方，是一個繁華的市鎮。惟其是民殷物阜，惟其是繁華，所以縣政府催款委員的光顧，亦就接連不絕了！聽說在二個月以前，安西縣政府曾經派來一個姓羅的催款委員，他在縣政府裏職務是科員，一到了三道溝來，就變成一個冒牌科長了。走起路來，衙役給他前呼後擁；區中酒飯招待之外，這位冒牌科長還要到一戶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去燒煙，抽飽大煙之後，還興勃勃的強要留宿，雖經老主人拒絕，結果觸怒了這位冒牌科長，反拿起磚塊來把老主人打得頭上鮮血直淋的跑了。晚上祇有姑娘一人給這位冒牌科長留下來。等到次日老主人想到縣裏去告狀時，又被當地公安局分駐所的官兒阻住了。這件事情在當地老百姓看來，並不覺得什麼新鮮。因為「吹牛敲竹槓，」「吊打老百姓，」「侮辱民間婦女，」本來是委員們時常演奏的三部曲呀！

二十三晨由三道溝市鎮上出發，過了溝，已踏進玉門縣界了。穿過三十里若斷若續的莊園，渡過二道溝和頭道溝，莊園盡處，又是十里的戈壁灘，和十里的莊園，在是日午間，我們騎入玉門縣城北門。



## 每 糧 一 石 附 征 鹽 稅 三 元

二十三、二十四兩日都在玉門縣住。

由玉門縣城向東走一百一十里，有一處地方叫赤金湖，那兒有個五七里見方的鹽池，每年產鹽一萬一千二百餘斤，百數十年來，都由私人挖銷的。到了肅州組設鹽稅機關時，對於關外的私鹽，便嚴行禁止，而這一所大好鹽池，亦廢棄填塞了。鹽池填塞了以後，老百姓既不願很遠的經過肅州到高台去購買高價的鹽，又不能不吃鹽，便祇有隨地挖食土鹽的一條路可走了。可是亦正因為玉門的老百姓隨地可以挖食土鹽，甘肅省榷運局就規定一個按糧攤派鹽稅的辦法，來對付這一種當前的情勢。於是，在二十一年下半年派遣了一位試辦鹽課的什麼專員到玉門來，征收每升糧附征六分——每石糧附征六元——的鹽稅。但是一直到年底，並沒有遵令繳納的人，祇有上呈文反對的紳士。反對發生了一些效力，甘肅榷運局自動的減了額定的半數——每石糧附征三元。可是，還是「此路不通」，老百姓誰亦沒有把這一項附加稅送上門來！到了今年的春間，專員等着了慌，便要強制征收，催役四出，催役到了幾處鄉村，看見許多老百姓集合起來

準備反抗，又嚇得跑回城裏。

於是專員真是震怒了。在二月二十日的上午，有個西大渠的農坊叫王得榮的和二十多個農民，爲了繳納鹽稅的問題，在城裏的鹽稅機關裏竟和專員起了爭執，不知王某怎的把專員激得三屍神暴跳，弄得鹽稅機關辦公室門口懸掛着的大木棍，却光臨到王某的身上去，把他打得死去活來，並且將他帶傷送到公安局去拘留着。這麼一來，在和王某同來的人們把消息帶到王某的兄弟和其他進城納糧的農民們的耳裏時，遂激起了大部羣衆的憤恨，馬上有二百多農民拉着送糧的牛車和帶來的鐵掀、攪頭等農具，一窩蜂前呼後擁的到鹽稅機關來尋找專員，很嘈雜的說明他們無力繳納鹽稅，情願繳交農具作抵，讓田地荒蕪起來，末後，並請這位專員把他們一齊打死，免得受不堪的壓迫。鹽稅機關便在這一個嚴重的情況之中被包圍起來了！專員情知不妙，連緊派人到縣政府和公安局報告，縣長和公安局長親自來到肇事地點，然而平時彈壓的力量亦已失了效力，後來還是由縣長一面把專員保護到縣政府，以免被打，一面在縣政府大堂向羣衆勸導回鄉，可是羣衆出了縣政府大門，却又逕奔公安局去，將被拘的王某劫出，再折向鹽稅機關前進，待到公安局重整旗鼓派了一隊警兵趕至鹽稅機關時，羣衆早已把巡員打傷，器具房

屋弄壞，才興盡而揚長地散開。

事變告一段落以後，專員恐怕王某因傷致死要負擔重大責任，所以還得從腰包裏掏出數十元的養傷費來；而對於這次事變的經過，認為地方紳士不但沒有出面來勸阻老百姓，反而有煽動的嫌疑，馬上就向省中報告一下。於是，地方紳士為自身的地位關係，恐怕有什麼三長四短，又負責地允許向老百姓勸告繳稅；而縣長呢，他恐怕有礙前程，口頭上雖說將來仍可呈請減免，實際上亦來幫助鹽稅機關了。這就是說老百姓還得繳納鹽稅。老百姓本來是一盤散沙，當時並沒有組織的力量，祇因激於一時憤恨的情緒，才起了這麼一次怒潮，事變既沒有擴大，人散了力量亦就散了，雖則各自為政的表示反對依舊繳稅，可是確有一部份是馴服了。後來雖有人上呈文要求減輕稅額，取消鹽稅機關，由縣政府代收，但到現在亦沒有照辦。甘肅權運局在玉門還依舊設立着每月開支一百零九元的一個鹽稅機關，負責征收這項附加稅，從開辦到現在八個月來，共收大洋一千二百餘元，以此數和該項稅收全年額定的五千七百餘元的數目來比較，祇佔了全額百分之二十一強！在這一項比率上，就很明顯地表示當地人民對於此項附加稅的政令的服從程度了。

這一種徵稅方法，在河西各縣說起來，似乎並不見得十分稀奇。像玉門縣鄰近的數縣中，很有幾縣的印花稅，亦會按糧石攤派出去的；政府當道應酬駐軍打牌而輸了的錢，亦會以招待費的名目按糧石叫老百姓分擔的。實在的，河西的老百姓真像筋疲力盡永不起來反抗的瘋癱了的病人一樣！而玉門縣這一次的事變，亦不過是病人們在陣痛中的狂叫罷了！但是事變亦留下幾個要請政府重行考慮的問題：按畝攤派鹽稅是合理的方法麼？每石糧額定附征六元是有適當的標準以作根據的麼？不按物徵稅而按糧攤派，難道硬要叫老百姓吃一定分量的鹽麼？長此下去，是不是要激起老百姓再度的抗爭呢？

在玉門縣城二天，這一項題材給我的印象特別深！

## 騎入嘉峪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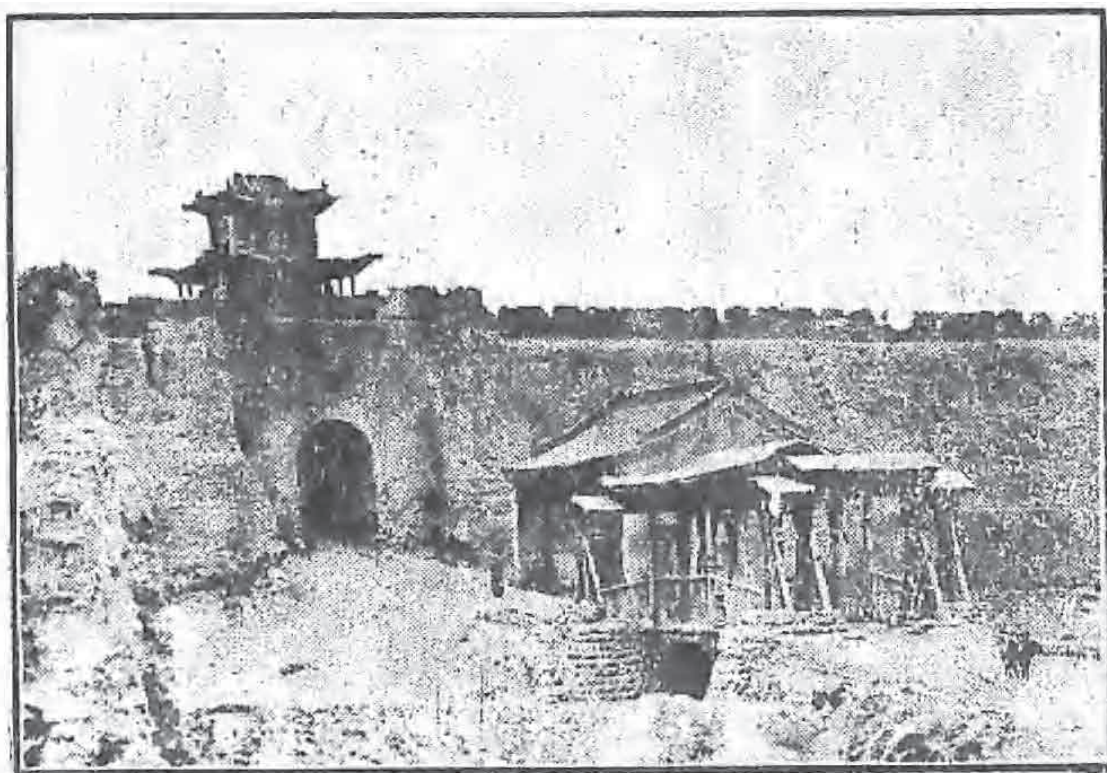
二十四日下午五時，由玉門縣城南門出來，玉門縣城之僅有南北二門和安西縣城之僅有東西二門，同樣是因爲祇有一條大道的緣故。

在縣城東郊走過了十里莊園，再渡一條河，就有一片極目無邊的戈壁灘橫在眼前，在灘上

加鞭向東馳去，經過三十里店子，已是暮色蒼茫的時候了。晚風吹得很緊，我們亦就馬不停蹄的繼續前進。由三十里店子到赤金堡的七十里戈壁灘，實際上算一百里還比較相當些；可是此間的道路，本來沒有經過精密的實測，大家所知道的，亦不過是人云亦云的一個概數而已。反正甘肅道路里數的開價，到處是很便宜的。我們二十五日早晨過了這一片戈壁灘，又過了一道大河，就是赤金堡左近的莊園了，穿過莊園十里，我們都到堡中休息。

我們所暫住的赤金堡，說得明白些是下赤金堡。由此向南二十里，還有一個上赤金堡；向北十五里的村集，叫赤金碛。這三處可說是大河沿岸赤金地方數十個村落中的三個市集。沿河上溯，經過石油河、白楊河各地，可以到達祁連北麓的昌馬

關 隘 嘉



爾地方——那就是今年春間玉門一帶地震的震源所在地——河北流折西，便注入疏勒河的上流了。沿河數十里的赤金地方，因為得到河水的灌溉之利，所以在耕地面積很小的玉門縣裏，要算是財富之區了。其南石油河、白楊河一帶，都出產石油，礦區面積約十六方里，地層構造係紅色頁巖及灰色砂巖，石油多由河溝沿岸山巖中露頭，除隨山水沖去不計外，全年由人工採掘的產額，約共五萬二千斤。據說有人把石油帶到蘭州化驗過，油質的成分，內含揮發油百分之一五以上，煤油百分之七十以上；但以當地生產技術幼稚的緣故，並沒有把揮發油和煤油分析提煉來使用，所以銷路亦不見廣——大洋三元，便可在當地買得石油一百斤。眼見得甘肅到新疆大道上汽車的用油，不是取給於喀什、塔城的外國貨，便是由平津滬漢入口的外國貨；而玉門縣出產的油，現在祇能供給老百姓去點着既煙又臭的燈，和木輪大車上去膏膏車！

關於赤金地方命名的起源，在當地並找不到確切的答覆。由我個人的推想，以下的兩個理由之一較為近似：一、赤金以南的祁連山麓有個金礦，地方的名稱或者就此來的。二、在明朝的時候，嘉峪關外曾為赤斤蒙古部落的牧地，「赤金」或即「赤斤」的轉音。這是我目前尚未得到解答的問題。不過，赤金地方現在的確還擁有廣大而肥美的土地，同時亦因為上述的事實而玉

門縣政府還在該處繼續設置一個倉派一位科長在那兒管倉。這位科長和縣政府另行派來的一位催提公款的主任科員同住下赤金。聽說這位主任科員在加緊催款的時候，還曾和幾個老百姓訂約：由他替老百姓繳款，而老百姓在一月之後應還他月利五十分的本利，而實際上，他可以向縣政府延緩一月繳款的機會，來做這一筆買空賣空的生意！下赤金從前有一百多家人，現在祇有二三十家了，如果老百姓真的要長此受重重的剝削，那麼赤金終有一天要變成赤地的！

二十五日下午四時離開下赤金，向東走五里，在莊園盡處現出一片大草灘，那就是赤金湖地方。再走十里，過了赤金湖的村莊，前此所記的鹽池，就離路北不遠。我們在星光之下，又轉入平沙無垠的戈壁灘了。灘上馳行三十里，到達火燒溝軍塘，由此向東翻過三十多里的「九溝十八坡」的幾道小山梁，在末後的一個山坡盡處，現出惠回堡的莊園來了。二十六日白天，我們在這裏休息。這裏雖則可以喝到很甜的溪水，可是有錢還買不到雞蛋和青菜，我們在那天下午，又動身走，走過四十五里戈壁灘，才到雙井子。這裏連一口井都沒有，祇有一座破廟，聽說有時是埋藏土匪的地方。由雙井子再走四十五里戈壁灘，那才是嘉峪關了。在朝曦初上時，分明地照出關門

旁許多過路客人的題詩。所謂詩，有些是騷人墨客文縷縷的詩；有些是末路英雄慷慨悲歌的詩；有些是不成腔調的打油詩，反正各寫各的就是。其中有一首比較能代表多數人所懷感的是：

「一出嘉峪關，兩眼淚汪汪；向前看，戈壁灘！向後看，鬼門關！」

當然在交通發達的時候，這些文字自然會取消了的。我們進了雉堞圯毀譙樓傾壞的關門以後，在一家客店裏稍息，關內有個建築完固的小堡，堡內無人，人家却在堡外住有三十幾家。市面祇有一個賣零星雜貨的小舖子，旁的是幾家小客店和住宅。

由嘉峪關至肅州七十里，實僅約五十里。我們數着十里五里的煙烽墩走過一片戈壁灘，渡過討來河支流，於二十七日下午四時進了肅州城。

## 旅部夜宴

由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我沒有出肅州城一步。

九月一日，肅州駐軍××師××旅×旅長請甘肅省政府祕書處×視察員吃飯。時間是上午十二時，地點在旅部，陪客的是肅州城各機關各團體首領，以及紳士等等，還有在肅州做客的



肅州南郊祁連山北原



幾個公務員，我亦是被邀奉陪的一個。在事前，我本想謝却的，但是依照當地的習慣說，人家請客客不到要算丟主人的面子，而X旅長又是一個最好客的人，前次我來到肅州時，因為他們野外演習去了而沒有見面，這次自應趁機會去拜望一趟才是。所以得第二次通知的時候，我就決定去參加這一個盛會。

招待貴客的，X旅長從打牌的檯子上起來和我招呼了一下之後，又回到原位置上去了。我看見酒就由寓所到了旅部，X參謀長在院子裏迎着，我一脚踏進會客廳的時候，就看見客人到得不少了。他們一部份正在兩個檯子上打牌；還有一部份站在檯子上看着；X視察員摟着兩個窰子姑娘中的一個而眼睛出神的坐着。姑娘是X旅長根據當地習慣臨時叫來

泉縣長×先生獨自一個正在吃着瓜子看報，馬上就走過去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和他閒談。

下午兩點鐘，客人都已到齊，雖則姑娘早已由×視察員身邊轉到高等法院第四分院×院長懷裏，打牌檯子上公安局×局長的位子早已被菸酒印花稅局×局長代替坐下，×縣長所坐的椅子早已讓給×參謀長，熱鬧的花樣雖比二點鐘前增加，瓜子殼雖比二點鐘前在地上鋪得多些；但是總觀大局，還是一樣的穩定着，並沒有多大變化。我把所有的報紙已經一字一字的讀光了，糖菓和瓜子，雖知道是由很遠的地方運來的，但是於我的胃口，亦並不感覺到很大的需要，話又沒有很多的可以談，於是，在熱鬧的場合中，我反感覺到極度的空虛起來了！在三點鐘的時候，還是不大愛熱鬧的×參謀長，把我救出重圍，一道到旅部東花園裏去。

旅部是安肅道尹公署舊址，亦是三十六師師部舊址，花園還算有個樣兒；不過有許多參天古木，合抱大樹，已經被三十六師砍下當柴，所遺無幾，這未免有些煞風景。現在的×旅長，正和×縣長商量，要把這一個花園修理起來。花園的北角，有三間精舍，現在是旅部的電話室，在這裏可以和甘州旅部及安西團部通話。在六畝見方的花園裏，我和×參謀長談天說地的坐了二個鐘頭，一直到旅長的馬弁來報告已經開宴的時候，才回到會客廳裏。

客人一共有二十來個，分三桌坐下。主人向客人先敬了酒，客人說聲謝謝之後，也回敬了一下，接下去是開筷子吃菜了。最忙的要算兩個姑娘，老是在三張桌子旁分道揚鑣地兜圈子，獻殷勤。菜吃了三五個以後，客人們開始猜拳。我們這一桌似乎喝酒的人比較少些，猜拳的聲浪亦不見得響亮。所以在一個「通關」之後，又叫姑娘來向大家敬酒。敬了酒，和我一桌的國民黨黨整委會的×委員，却有了一個新的動議：

「姑娘應當斟酒給新來的年輕客人喝！」

「行！先請×視察員喝！」不待×視察員提出抗議的時候，跟着這口清脆的聲音，突然的一杯酒由姑娘的手中灌進一個客人的口中去了。

「其次是×視察員……」我們的×委員上面這句話沒有說完，却遮蓋上以下另一客人較高的聲音：

「是的，我能喝，可不敢勞人家來灌。」

「那麼你不看我的面子嗎？不行！」姑娘雖則看見一個客人自動地把酒喝進口裏，却還發惱似的捧着酒杯向一位客人的口裏進攻。

「你的面子我看過了，是的！就是這副面孔！」酒杯在沒有送到說這句話的人口裏時，已被兩個手指從姑娘的手裏把酒撥到桌子上了。

於是桌子上又有一個聲音來了：「那麼你不愛這兒的姑娘嗎？」

「對呀！我正以他們是本地的姑娘，應當和他處女性的人格一樣的要被人尊重，所以不能接受這麼一套呀！旅長請我們喝酒，我們多喝幾杯酒就是。」

在一個客人這麼的說了一句以後，座上約有三分鐘的靜默；而要姑娘給人灌酒的把戲停演了。

接下去又是一道酒令，一直到吃畢了最後一個菜——手抓羊肉——之後，已是晚間七點鐘的時候。手抓羊肉是煮得爛熟的大塊羊肉，客人吃的時候，是五指總動員去抓的。×旅長的做菜司務亦是回人，做手抓羊肉是拿手的。我素來很不愛吃羊肉，吃不腥羶的羊肉這要算是第一次。

飯後，在×參謀長處又談了兩點鐘，關於當地政治軍事諸問題多有談及。我因為不能參加他們重整旗鼓的竹牌戰局，所以就在九點鐘時和魏縣長一同先出了旅部大門。到明天，才知昨

天上午十一時到旅部去的客人，在昨晚十一時才出來。

### 三日金塔的回憶

在一個半月以前，我初次西來肅州的時候，曾經抽個空見到金塔縣住上三天。

由肅州到金塔的大路，開端於肅州的北門，車子穿過北郭市街之後，遂折向東北走入淺草平鋪的河灘，在碧綠色的草灘之上，遠遠襯托出三五成羣的雪白的綿羊，很安閑地吃着草。沿河走不上一箭之遙，又有數十匹方才卸鞍的走馬，在河濱飲水。我們亦在這兒渡過了深僅二尺闊及半里的討來河的幹流，而轉入另一個長滿了駱駝刺的草灘。十里，進了戈壁灘，二十里，過了肅州飛行場，於是在夜色蒼茫中翻過了矮矮的紅山梁，長及二十里的沙崗，向不見人的三十里戈壁。奔波一夜的結果，車子進了金塔縣的南門，走入大街；大街正是五七十戶居民的金塔縣城中。自南而北唯一的大街，一個郵政代辦所，每隔三天和肅州交換一次郵遞，那亦是鼎新和額濟納旗地所有郵件的唯一轉運機關；還有一家唯一的藥材舖，唯一的布莊，唯一的酒菜館，此外更有一個唯一的糧食市場，除了這條街之外，再找不出第二條街了！有的，亦祇是極不整齊曲徑通幽

的小巷而已。我們終於走到這條唯一的大街的北端，在縣城北門找了一個客店住着。剛在城門旁坐着打瞌睡的崗警，發覺我們出了城門，馬上又趕來店裏嚕嚇了一場。

近來金塔縣城雖則沒有駐兵，但老百姓的負擔亦不能算輕，姑就金大壩一處地方而論，從本年一月份開始到七月底正，這期間便有下列各項的數目：

項 目	價 值	項 目	價 值
三十六師借款	七二五·八二	夏季警裝費及兵站費	二二九·〇〇
僱兵費	三〇·〇〇	司法經費及師校經費	六二〇·七八
煙畝罰款	二九二四·〇〇	歡迎九師旅長費及糧價	一四三·〇〇
提頭借款	三二〇·〇〇	建訓所學員旅費	一三·四〇(以上單位元)
三成借款	二九一·〇〇	採買軍糧	三二·八〇
金庫券	五四〇·〇〇	九師軍糧	二〇·五二
軍用車價	一六六·〇〇	九師馬料	五·二〇(以上單位石)
七個月薪費	一五一·二〇	合計	銀五九四一·八八
印花攤款	四〇·〇〇		
報存煙土攤款	二六四·〇〇		糧五五·一〇
區公所補助費	四〇·〇〇		料五·二〇

按糧石攤派，以每畝承糧一斗計，則每畝地七個月來的負擔，已有銀六元一角二分六厘，糧

五升六合八勺，料五合三勺六撮，一年除了七個月，當然還有五個月的負擔，可是此間老百姓全年每畝穀物的收穫量總價值，最多亦換不上八元呀！所以金塔雖是一個給水欠缺的地方，而老百姓却不得不拼命種大煙！

金塔縣爲什麼給水欠缺呢？經過了一番考察之後，就可以知道此地唯一的水道是討來河，在每年夏季，河中的水量大部被上流的肅州農田佔了先，餘下來的才分引到金塔的六大壩來，所以假使祁連山每年多淌下一些雪水到討來河，當然金塔的農田便多佔些光；反之，河中水量缺少，肅州已有不足之虞，那麼金塔的農民，祇有準備着逃荒了！政府方面亦很明白這一種情形，並且曾經計畫鑿井來補救；但金塔地方的土質完全是沙土，雖則掘地三尺即可見水，而水源却並不暢旺，要想把井兒鑿得深些，多引些水，那麼不等鑿井的工程完成，井旁的沙土便完全塌下來的，這就使政府利用地下潛水的計畫，成爲一張空頭支票！在老百姓呢，似乎並不希望由政府來怎樣幫他們水利上的忙，亦不希望由自己來動手解決水利問題，却把他們所有的希望全部寄託到「神」的方面，幻想着企禱着「神」來解決他們的水利問題。關於這一點，在看見金塔各鄉村間信奉着龍王菩薩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龍王廟、比叻蠟廟、馬祖廟都要十倍的吃得開

呵！

在我就要離開金塔的那天，很有幾個地方人士在我們的會談中提出問題來：

「老百姓拿出來的錢不少了，政府裏的職員還有支不到薪水的，軍隊裏士兵除了每天斤半麵之外，連一雙襪子都穿不起，這爲什麼啦？」

「政府取之人民的，每年到底有幾分之幾用在教育事業和建設工程上？」

「到什麼時候，才能減除我們額外的負擔？」

「甘肅軍隊，上層組織特別龐大，士兵常有缺額，這些官比兵多，兵比槍多，槍比子彈多的隊伍，到底到什麼時候才能縮編？」

### 坐高台車過高台

我們在離開肅州之前一天，先到車店裏雇好一輛三套大車——所謂三套大車，就是說用三匹牲口拉的大車——搖車的是高台來的，所以人們把他們的大車就叫做高台車。車廂比他處大車的要來得高，木輪的直徑足有六尺——較他處大車的要加寬二尺——質言之，要比他



處的大車還要笨些，這便是高台車的特點！我們因為急着要走，一時又找不到更適當的交通工具，所以在取得車票之後，毫不猶豫地供給他全程車價三分之一的定錢——一輛三套大車的車價，平均算起來大約至少每天三元。

五日上午十時，我那簡單的行囊由寓中搬上了大車。車子經過肅州城最熱鬧的東大街，穿過回教徒聚居的東關，友人允靖二兄給我送出城東五里外的柳蔭橋下才分手。再過了肅州東郊十五里的莊園，二十里的草灘，以及自南而北的討來河支流，我們才到了臨水駟。這其間四十里的長途，實算它六十里，倒還彷彿臨水駟是肅州城東郊的大市集，這裏有個小小的土堡，西門外和堡中頭東頭西的一條橫街，都有賣零星日用品的舖子。那天晚上十點鐘，我們由臨水駟向東出發，所經的地方首先是二十里的草灘，接下去是十數家聚居的村落黃家堡，再向前，我們又走了四十里的戈壁灘，而轉入一片鹼灘，穿過一片草湖，那已是晨光熹微的時候了。在這一段程途上，我才覺得我們所坐的那輛大車正因木轎的直徑有六尺，架子高，所以在地面鬆軟的鹼灘和草湖裏，不致讓車廂的底板拖泥帶水的走。我們在高台車上再渡過了四十里艱難的道路，於六日上午十一時到達鹽池駟，已是高台縣的轄地，在此地，肅州城南郊百數十里外長夏積雪的

祁連主峯的影子早已消失了，南郊地平綫上所餘下來的，却是祁連的餘脉——拖東一直走向涼州。

鹽池駝之所以稱爲鹽池駝，正因此地北面有個方廣十數里的鹽池，池中所產的鹽質並十分高明，吃起來很有一些苦味；最近又因青海方面青鹽的傾銷，遂把這一個鹽池出品的市場奪去了大半，當地的權運局亦由一等局降爲三等局，現在祇有少數附近的老百姓趕着牛車到肅州甘州一帶去運銷。總之，目前這個鹽池的情形，已非甘肅鹽法志上所載的盛況可以同日而語的了。駝中居民五七十家，大部份是以鹽爲業的，其次是牧業，因之牛羊糞亦成爲當地的主要燃料。與甘肅其他許多村莊一樣，在鹽池駝的街道上，隨時可以看見許多十齡左右而沒有褲子穿的男子女孩子們，手裏提著柳筐，或在肩上背着柳筐，追隨在牛屁股後，當看見熱騰騰的牛糞塊落在地上時，他們馬上會你搶我奪用手抓糞來充實他們的柳筐的。

從鹽池駝到花牆子的九十里路，四十五里是草灘，四十五里是沙崗。草灘和沙崗間，位置着一個名叫新溝的村莊。一路來南面遠遠排着戴白帽子的祁連餘脉，北面矮矮的一道黝色的童山，那就是單調得使人發愁的景色！而新溝僅有十數家居民的村莊，聽說還有供過路客人取樂

的私娼，這一種社會現象，真可以令人思之發抖哩！我們在七日上午到了花牆子，那是位置在水河河曲的南岸，地勢比高台甘州都要來得低。市集傍着一片富於水草的沮洳地，這却成了蚊子的大本營。所以在夏季的旅行者飽嘗過此間蚊子陣的滋味以後，一提起花牆子的蚊子，誰都要頭痛的。雖則花牆子遺產有很著名的瓜，但是亦補不了蚊子的缺點似的。由此向東南走過二十里草灘，又有一個市集，那就是黑泉駝。這兒有大米飯，大饅饅的館子，亦有禁煙善後局分卡，特種消費稅局分卡，……等等徵收機關，此外是二三十家居民。我們於八日上午再由黑泉駝動身向東南穿過五十里莊園，在當天下午一時進了高台縣城。

我們的旅伴中有一位是曾在肅州甘肅高等法院第四分院裏幹過事的，他在路上告訴我，他們的老同事中，薪水有積欠十五個月沒有領到分文的，就是他亦很有幾個月的欠薪，後來因為將他調，總算由四分院院長給他在高台縣政府裏前欠應解該院司法經費項下撥了一筆款，要他自己順路去提。現在已到高台縣城，所以他是免不了要到縣政府裏去一趟的。縣長和他會見的時候，首先對他說明目前軍款是怎樣的緊急，其次是省裏來的提款委員還在此間守提，再次就是他們法院裏的司法經費在不久以前已經解去數百元了，縣政府會計處從沒有百

金之蓄，所以目前對於所要提的一百元款，連一些兒辦法都沒有了，如果一定非要不可，那麼祇好從緩。這麼一來，把我們那位旅伴一路帶來一百元的希望在自己的心裏馬上開始跌價了，他再向縣長再四情商的時候，幾乎把悔不該投身到司法界幹事的話都說出來談了。一個鐘頭的結果，縣長才答應替他先挪借了三十元。

於是談話的題材轉到「款」的方面來了。縣長說明爲了辦款的煩忙超過於一切，所以縣政府不得不設置大批的辦款人員，除了少數是縣長自己委任的，此外還有此項專門人才十一人，內中五個是甘州駐軍旅部介紹的，六個是當地駐軍團部介紹的，如果要給他們薪水，縣政府額定經費裏就給不起這麼一大筆的薪水，好在他們好像自己另有辦法似的，並不一定向縣政府要薪水，這當然是祇有間接或直接取之老百姓用的了。這當然不僅是高台縣如此，就是甘肅大多數縣份也很通行的一個辦法。在老百姓，誰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何嘗不想自己快些把款子拿出來，免得人家來催而多一筆額外的支出，但實際上是已經榨乾了的油渣子，若不加緊壓下去，絕對不會輕易地再淌些油水出來；而這樣一直下去，當然越榨越需加重，油水越見得減少，總要走到得不償失那條路的……這一段話，後來終於被團部的書記官和馬弁

進來打斷了。

我們那位侶伴出了縣政府大門之後，就和我走向西關寓所。寓中住滿了各色各樣的人物，內中有天津來的賣洋布客人，有山東來的江湖賣技者流，有四川來的剃頭司務，有西安來的走方郎中，有涼州來的流動的稱爲「馬班子」的窩子姑娘，有甘州以及本地鄉下來的鹽販，還有各部隊派來提款的委員們。總之，够熱鬧了。在晚上，我們聽見提款委員戶子裏播出來的小調：

「騎大馬，背鋼槍，富家莊上催款項，大姑娘馱在馬上，大姑娘馱在馬上……」

「在甘州客人和本地客人的亂七八糟的談話的音波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口音和河西各地是同一系統的，而最特別最惹人注意的，却是他們把「主人」唸成「古人」，「莊子」唸成「光子」，乾脆的說，就是把 *zhu* 的聲音都唸成 *gu* 的了。初到高台來的人們，如果不把這一點弄清楚，那麼誰都難免要到處纏夾二碰釘子哩！

九日大清早我們準備上路，車子出了寓所大門時，縣政府的差役來了。他說縣長適才親自出來送行，可是走到城門口，却被守衛擋了駕。據說他們是奉上峯的命令，目前軍款急如星火，不要放縣長出城，因爲前任縣長是爲了款子太急借機會跑到省裏去了的，縣長無法，祇好折回縣

政府，却叫他來致意。於是我們都在極度的沉默中坐上大車，向威狄堡進發。一段莊園，一段沙窩，一段草灘，組成了五十里的全程。我們在當天下午六時進了店。

## 威狄堡的兩大權威

威狄堡是臨澤縣的地方了。其地雖是僅有三四十家居民的小市集，但位置却正當甘州肅州間通路的要衝，又是臨澤縣城到甘青交界崆峒河流域去的必經之口——那兒住着西喇古兒黃番和唐烏喇黑番二族六千多口——所以在地理上說，威狄堡確佔相當的重要，而成爲附近各村莊政治經濟的中心。臨澤縣專門辦款的第四區區公所，以及徒擁虛名的宣威村保衛團，都設置在此間唯一的廟宇裏。不過無論在那一方面看，威狄堡在目前決沒有任何繁榮的氣象流露出來；反之，與河西旁處許多地方一樣，却因十數年來水利工程的失修，旱災頻仍，和公款不斷地加重，遂致逃跑了許多老百姓，荒蕪了多量的耕地，而農村乃日益衰敗。關於威狄附近各村莊人口土地減少的數量，一時很難找到真確的記載。我們祇看五年來該縣第四區轄境田賦上糧石應征數的降低，就可以得到一個概念了。

村莊別	原征石數	現征石數	村莊別	原征石數	現征石數
西威渠	六一二·四六	三一八·一〇	橙槽渠	六三·三四	四〇·〇〇
德安渠一	九〇·〇〇	五四·〇〇	倪家渠一	七五·五〇	五八·〇〇
德安渠二	六九·〇九	四一·〇〇	倪家渠二	八七·二〇	五五·〇〇
古集渠上	一三〇·〇八	八六·四〇	梨園渠南	六三·四七	五九·五〇
古集渠下	一〇五·〇〇	六七·〇〇	梨園渠北	四二·〇九	三四·〇〇
豐安渠	五三·二三	四〇·〇〇	小彩渠上	一三·〇七	一〇·〇〇
小彩渠下	四一·一二	二九·〇〇	合計	一四四五·六五	八八一·九〇

按平均每耕地十畝承糧一石計算，那麼五年來已有五千六百多畝的耕地是廢棄了！五千六百多畝耕地上承糧的花戶是逃亡了！這是很明顯的事實，而在這一段農村經濟衰敗的過程中，威狄堡及其附近一帶地方的社會上，却直接或間接的形成了兩個不同面目的勢力。

天主教在甘州高台具有相當的基礎之後，他的勢力就開始向鄉村裏發展，威狄堡一帶地方，當然是他們心目中的對象。據當地老百姓說，天主教在此地的歷史並不久，當初入教的信徒簡直是鳳毛麟角的不易多見，到了後來，不知那一位始作俑者的縣長，却應允了某神甫以「上

「帝的意志」——「耶穌的道理」爲言的要求，把教徒們的公款免了。於是威狄堡地方入教的信徒，漸漸在增加起來，年代越近，款子越重，天主教信徒們的數量亦是陡然地增加到一百數十家！這其間，他們的小規模的教堂，亦在威狄堡市街的南端建築起來了，中間有個足容百數十人做祈禱的禮拜堂，在當地要算出類拔萃唯一的西式的建築物，此外還有醫藥室以及幾間半西半中的小房子。這一切都足以表示一種外來的勢力已經建立在古國的窮鄉僻壤了！一直到前年，臨澤來了一位姓謝的縣長，才推翻了教徒可以不納款的向例，雖經神甫們的說項，終於無效，而威狄堡附近一帶天主教徒人數的曲綫，亦漸漸的望下降了。這當然不是基於什麼「民智大開」以及什麼「反基督教運動」的結果，而我呢，這才瞭解天主教和公款之間，却曾發生了這麼的一種關係！到現今威狄堡附近一帶天主教的信徒，還有七八十家存在，當然他們的心裏總還懷着某種的希望以至於幻想。

這近年來威狄堡社會中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勢力——那就是高利貸商人。他們大都不是本地人，每年春間，都帶些錢來了，到一個客店裏住着，專門重利盤剝過日子。老百姓爲了公款的關係，或爲了私債的關係，都得向他們借錢，但是利息一項，很少在借據上寫明的。我們路過威狄



堡的時候，剛巧發生了一個債務糾葛的案子，在原告向縣政府呈控的那篇連別字帶欠通共有四百多字的原文中，有下面一段真實的記載：

「……河州回民馬福海，在本區名爲放賬，盤剝重利；暗爲設賭抽頭，苛索良民，習以爲常。因民國十七年生族叔張興亮借伊洋壹拾肆元，未數月而張興亮死故，遂張帽李代，生與彼頂名換約，又欠伊賭博錢五十串文，生付伊衣物五件，作價錢四十串文……至十九年……生請中人姚福謙說合，前後共還洋三十六元，卽付過洋三十二元，又與伊狼皮一張，苛不算價，故此文約未有抽回……客歲……又向生苛索洋三十六元，生呼籲無門，只得忍氣吞聲，又同康明林遂將洋三十六元付伊……誰料該惡狼毒野心，貪求無饜，於本月十二日……將生拉至張家店內用繩吊起匪刑拷打……向生苛索錢一千四百四十串文方能了事，生……受痛不過……只得應充，暫寫欠約一張……似此慘無人道，暗無天日，與亡國奴何異？……」

當地錢價每銀一元折合銅錢六串文，這是我所知道的。但此項利息到底是怎麼算的呢？那到有些令人費解了！

逃出威狄堡農村社會的人們：田園荒蕪胡不歸！

## 弱水流沙

在威狄堡休息三天，到十一日上午才動身北走臨澤縣城。起始是二十里草灘，再過了一道長及十里的沙崗，目的地已於煙樹迷離中隱約在望了。臨澤確是城臨沼澤的地方，我在此所最感快意的，却是數日間已找得一個機會領略到弱水流河的風光！

十八日早晨，城裏雖有一個閱兵盛典，我却和一個從者靜悄悄地跑出縣城東門，向東一直走去，穿過許多村莊和田園——田園之中，一部份是煙田，一部份是麥地，還有菜園——在水渠縱橫灌溉之間，我心裏很確定地推斷這裏是一塊肥美的土地；可是在這一塊平原之上，除了一部份是耕作着的田園之外，還有許多是野草彌漫的荒地，還有許多是潑水潮溼的草灘。再向東走，走到離城已有二十里的地方，前面却擋着一道寬有半里的沙河。幸而河水不大，人們可以很從容的從河床裏渡過去。在河的東岸再穿過了一道沙柳成蔭的沙坡，又走入一個約有五畝大的棗園，我叨着園主人的光，化了五分錢吃到一肚子剛才熟透而比江南所產要大上二倍的棗兒。那就是今天甜美的午餐了。棗園之東，再進五里，這才到了白楊成林的隆興村。

次晨由隆興村出發，朝北走不上五里，已到弱水河的渡口了。弱水河別稱黑水河，亦稱張掖河，要算河西第一大河。河從山丹南山發源，自東向西，沿流吸收民樂，張掖，臨澤，高台各縣境祁連山脈間所淌下來的雪水細流，北折鼎新，匯討來河入額濟納旗地，稱阿力子河，再北流注入居延海。在古中國和西域之間，能够造成一個繁榮的走廊地帶——河西四郡——弱水河的水利，確有重要的貢獻的！關於這一點，我們祇要看張掖至高台一帶該河中流灌溉的土地的肥美，就可以信任得過了。由隆興村到仙姑廟去的渡口，正當着這一段水量充分的中流的中點。這兒既沒有木船，又沒有皮筏子，到底怎樣渡呢？說得明白一些，此處是河幅較寬，河水較淺，可以涉水而渡的地方罷了。所謂渡口，就是這麼的一個渡口，我終於坐上一輛牛車，看着水浸過腹的牛兒，把我們從河流奔放中帶上十五丈以外的彼岸。上了岸，直北再走三里，從者已把我引上一道沙崗。在沙丘起伏的中間，突然現出許多樓臺殿閣來。我們很費力的登上沙丘，一步步走進仙姑廟的重門疊戶，穿過第二重大門，在右偏殿看見一個碑，碑文的內容，說明仙姑姓何，漢時人，霍嫫姚出塞失利，退兵此地，時值夏令，仙姑成冰橋渡之過河，胡騎追上冰橋，均落水死……這一種紀載，可真把何仙姑說得神氣活現了。但是時當炎夏，怎麼能結成冰橋呢？冰橋既成，漢騎能過河，胡騎跟踪

而上，爲什麼冰橋便不能支持片刻呢？依着目前的水勢而論，亦不見得十分深，怎的現在牛車能過河，當年胡騎落河便會死呢？以傳奇式的紀載，刻上石碑，較之「弱水不載鵝毛」那種像煞有介事的風說，不是同樣白日見鬼嗎？

仙姑廟的後面，緊靠着僅存遺址的明代邊牆。邊牆外面除了羣山糾紛黃沙遍地那種單調的景色和遠遠地羊臺口煙烽燉之外，再也找不出什麼了。——聽說北去六十里，尙有漢人樵牧之所，過此卽爲額濟納旗地。——仙姑廟正因緊接着塞北，所以朔風時常把流沙帶進邊牆來侵擾他，到現在不僅廟的後殿已被流沙掩沒了一半，卽是附近數里以南的房子，田園，木樹，溝渠，受到流沙的糟踏的，亦不少了。此間附近居民，祇要聽到呼呼的風響，黃沙在天上飛行，在地下流動時，馬上就會頭痛的。流沙確是河西一帶靠近塞北各地的大患。假使再不早些想個妥善的辦法，我深信在不久之後，瀚海是能够把河西整個兒吞嚥下去的。流沙，這是我近今才認識的一個怪物！

由仙姑廟折回，轉西，沿弱水河北岸走去，是一條平直的大路。左旁是澄清見底的溝渠，和一帶綠葉成蔭的白楊，右旁全是莊園這樣的景色一直排列到平川堡。假使不是流沙侵佔了的田

園時常在我右旁發見，我幾乎懷疑到自已置身滬西的鄉間了！在平川堡休息一會，渡河返回臨澤縣城。此行的結果，證實了弱水和流沙五年來到處奪去臨澤老百姓的耕地：

村 別	河 跌 畝 數	沙 莊 畝 數
康 德	一〇〇〇	一八六五·七六
樂 業	二三七·二四	九七〇〇
榮 茂	一二八〇〇	六六〇〇 (以上隸屬第三區)
日 新	—	四六四〇〇
永 安	—	二四一·八八
隆 興	二二·六五	二八〇〇
暖 泉	九三·八〇	—
長 盛	四三〇·九〇	二八六·一五
毓秀太和	—	四四八·一九 (以上隸屬第五區)
立 志	四五五·六八	—

## 雜費與看糧

臨澤縣縣政府額定的經費，每月是六百五十元。但根據該縣縣政府最近的每月支出預算，就有下列各項的數字：

項 目	月支數(單位元)	項 目	月支數(單位元)
縣長薪俸	七五〇〇	科 員(三人)薪俸	四八〇〇
秘書薪俸	五〇〇〇	書 記(十六)薪俸	八〇〇〇
第一科科長薪俸	五〇〇〇	行政警察隊長薪俸	二二〇〇
第二科科長薪俸	四〇〇〇	行政警察(四十人)(生活費)	一〇四・五〇
會計薪俸	二〇〇〇	公 費	一四〇〇〇
庶務薪俸	一六〇〇	伙 食	一二〇〇〇
收 發(二人)薪俸	三〇〇〇	共 計	七九五・五〇

縣政府經費的支出，在甘肅本來無所謂預算的，而科員以至行政警察，有俸費更是少有的事。臨澤縣現任的縣長能公開地拿出這麼的一個支出預算，當然可以表示他幹事的漂亮。可是他若不把百五提成百四提成等征收上應得手續費拿一部份出來補充這個出超額定經費的支出，那麼這一個支出預算，亦祇是終於不能實現的預算！

在上表所列的公費，係僅指行政上的辦公費而言，至於招待委員迎送駐軍官等等「聯絡感情」的費用，現在雖則沒有聽到派過，但在數月以前，是會由另一任縣長以雜費的名義向老百姓要了一千五百元的。此項雜費的用途是：

項 目	價值(單位元)	項 目	價值(單位元)
請客海參席貳拾肆桌	三八四·〇〇	送禮綿羊三十隻	一五〇·〇〇
賞廚子	一〇〇·〇〇	送禮山羊四十二隻	一四七·〇〇
請邵縣長與戲班茶資	八〇·〇〇	送禮鯉魚十對	二〇·〇〇
宋代表張家戲班定錢	二〇〇·〇〇	送禮包仁杏三十斤	二七·〇〇
宋代表在甘用費	二〇〇·〇〇	送禮白葡萄三十斤	二一·〇〇
各界代表赴甘送德政旅費	四九·一五	送禮大紅緞一丈五尺	三九·二〇
各界代表赴高台旅費	五〇·〇〇	送禮青迴絨一丈	一五·〇〇
委員借旅費	一〇〇·〇〇	送禮桃紅布一丈五尺	五〇·〇〇
騎二師康副官旅費	一〇〇·〇〇	裁絨工資	一五·〇〇
送禮茶葉四十四箱	八八·〇〇	派員赴甘往來旅費	一五·〇〇
送禮罐頭三十六罐	四四·〇〇	零用	三〇·〇〇
送禮糖菓三十六罐	七九·二〇	照像應酬	—
送禮洋蠟二十箱	二五·〇〇	其他	—
		共計	一五〇〇·〇〇

費之所以名為雜，這是不着註解的，祇要看上表所列的五花八門的項目，就可完全明白了。據實際上的情形說，這一種雜費的支出，較之其他許多縣分，臨澤還算少的。更有值得我們注意的，要算經費困難中，雖在縣長厲行整飭吏治的時候，却免不了許多房科裏積弊的繼續存在。

——像倉房裏的看糧，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那是我由臨澤縣城南越沙崗，來到沙河鎮才發見的。

沙河鎮一共有兩處倉：一處叫沙河倉，一處叫甘州倉。其實兩處倉是在同一的地點設置的。倉廩共有八座，內中壞了的很多，能够使用的祇有四座，積糧容量在一千五百石以上。臨澤縣政府裏派在此地服務的，有倉書，斗級，雜役等，共計十來個人。我到沙河鎮時，這幾天正是上糧的日子，附近老百姓們却成羣結隊地把應上的倉糧放在牛車上趕到沙河鎮來。車子到了倉，於是一袋袋的糧，都由車子裏搬到倉房辦公處去了。斗級們先動手來一升一斗的分頭的量，量罷，應上一斗的，就得多餘三五合的糧在地上，應上一石的，就得多餘三五升的糧在地上，這便叫做看糧，給了看糧，才到倉書那邊領串票回家看糧的意義，就是說酬勞那位縣政府派來監督上糧的科長的。但是事實上，還是縣政府房科中人家都能分潤的。這亦是驗糧，斛面等陋規改革之後，新興的一種花樣。不知當年提倡改革甘肅各縣陋規的甘省省長薛子良先生聞及這一類情況時，却要作何感想哩！



## 沙河鎮和黑水國

沙河鎮正當着甘州到高台一百四十里路程的中點，鎮上有個土堡，堡子內外住有百來家居民。

堡子外面的東街，要算鎮上最熱鬧的地方了。這兒很有幾家販賣日用品的雜貨舖子，門面有些貼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對聯，有些貼着「龍頭大志」，「鶴背奇謀」的對聯，門口橫着一架木柜，裏壁放着分層的木架子，架子上排列着貨物。其中最充足而最普遍的就是大布，日光皂，哈德門紙煙，僧帽洋燭，火柴，毛巾，以及頂起碼的化妝品。貨並沒有一定的價格，在本地的老百姓，他們買慣了，講價還價都還有個分寸；假使是個外省人，碰到這兒幾個不老實的小商人，那麼就是東方大都市裏來的人物，到這裏亦祇好暫時上當多少要吃了些虧。街上除了這些小規模的雜貨舖子外，還有許多小攤，應時羅列着剛從附近田園裏搬上來的蔬菜——青豆，菠菜，菜菔，白菜，茄子，韭菜，芹菜，祇要願意掏錢，那麼有的是廉價的新鮮的食料。

沙河鎮附近的土壤，大都是砂土質的，這却構成了當地果園作業特別發達的主要原因。果

園業中主要的作物，要算棗兒、梨兒、桃兒、杏兒、沙菓、瓜、柿兒等等，每年都有數百石以至數千石的出產。果品種植場的經營，是非常之講究的。果樹及瓜根的行列，經驗上的教訓使他亦成爲很合於科學的尺度的。在人們吃到甜美的果子之前，看到這麼整潔而美麗的果園，誰都先有幾分快感了。所以到過沙河鎮的人們，或生長於甘州一帶的人們，一提起沙河鎮，就會把紅的棗兒，黃的梨兒，青的瓜兒，甜中帶酸的沙果……這些觀念或多或少的聯系上去。沙河鎮確是一個帶着充分甜味的市鎮哪！

鎮上除了縣中設立的倉廩之外，尙有臨澤縣第二區的區公所，徒有一塊招牌的保申公所，自稱分局的公安局分駐所，應有盡有的稅收分卡，以及一所粗具規模的小學校，一個「門雖設而常關」的郵政代辦所。總之，沙河鎮在由敦煌到甘州的路上，除了三道溝之外，要算一個最有樣子的市鎮了。在不久以前，地方上還曾經有人建議把臨澤縣縣政府搬到這兒來哩。

二十五日過午，我離開了這個以果子聞名的市鎮。先過了寬及一里的沙河乾河床，十數里溝渠縱橫的果園和村莊排列在面前。再過去，是農田和牧場穿插着的地方。到了太陽被西方的地平綫遮沒了的時候，我們投宿沙井地方一家充滿旱菸青油和灰土等混雜氣味的店屋裏。晚

上，雖出於店主人的好意；但在滾熱的馬糞燒的土炕上，幾乎把我脊背燒焦了。於是祇好早些起來上路，十里莊村之外，又走入寬約數十里的沙灘了。據說這個沙灘上是土匪出沒之所，我們雖則和許多同伴一路走，可是總不免有些提心吊胆，幸而偶然的把人們所認為危險的三分之一的路程度過去了。在黎明的時候，已看見十里之遙的崖子地方村樹，這才放下心中一切的恐慌。

我初次西來甘州，就聽到關於這個沙灘的掌故：在唐朝的時候，這兒是一處人煙稠密的地方，是一個國家建都的地方，這個國就叫黑水國；後來由郭子儀把他收入中國版圖。可是滄海桑田，這塊黑水國的國土，終被塞北的流沙掩沒了。現在祇餘下來許多荒塚古墓，被風沙或隱或顯的遮蓋着……唐朝此間有沒有個黑水國呢？假定有，那麼是突厥族的國家呢？還是吐蕃族的國家呢？抑是其他種族的國家呢？在這裏很難找到參考的材料，又不能起長眠地下的死人而問之，那麼祇好打算在歸途中做一回發掘的工作，看有什麼新鮮的玩藝兒沒有。

這一遭可是歸途了。朔風把流沙捲動着，地面上露出磚石砌成的坟墓的一角來。我便很衝動地決定要發掘一個試試看——這與其說我有古董癖，反不如說我有幼稚的好奇心較為確切——我先跑了十里，到崖子村上借了鋤頭和鐵鍬，重跑到沙灘上來，開始我的行動。把沙土一

層層的去，以後，才發見了長約六尺寬約三尺的壙穴來。壙穴的四週，是用半寸厚六寸長三寸寬的磚堆砌成的。當一塊磚和另一塊磚相碰時，都會發出很清脆的錚錚之聲。磚的質料雖則不及陽關的漢磚，但是比現代河西一帶建築工程中所用的當然要結實得多了。起了壙穴四週的磚塊，一尺，二尺，三尺，直到起光了磚塊，這才知道棺木早已化成土了。壙穴中存着一堆很結實的沙土，我於是再開始解剖這一堆沙土。沙土中發見木材質，又發見骨質，死者怎知道數千年後有個冒失鬼要來發掘他的坟墓，狼藉他的骸骨呢？想到這一點，心裏有些抱憾，有些矛盾，但是結果還是發掘到底，在最後的一坯土中，發現了一個矮矮的小土罈。我們下了沙坡，過了河，到崖子村。有些人對我非常稱羨，他們告訴我這個罈是古器，夏天把肉類裝在裏面，過了數天亦不壞；而有些人呢，却怪我運氣不好，沒有找到一個花瓶，或其他珍貴的殉葬的東西！

離開崖子村，走的完全是石灘。天氣已經熱得使人發悶；此外還有蚊蚋滿天飛，無論人們的耳朵，鼻孔，都得隨便出入，這才把人麻煩得發昏了。足足走了二十里，方得脫離這一種孽障。在莊園間再不到五里，就到了甘州城的西門。

城門共有三重，每重都佈置着守衛的崗位。我們穿過城門的時候，從崗位中送來不很和諧

而悲切的音調：

「打了一仗又一仗，仗仗不離機關槍，三八式單打老鄉……」

## 金張掖

在河西官場中，——以至於所謂上等人物的社會裏，——通行着一種諺語：「金張掖，銀武威，銅山丹，鐵高台。」這種諺語的含義，一方說明這些地方是財富之區；一方却評價了這些財富之區的等級。那麼張掖應當是河西一帶手屈一指的繁榮的地方了。我在此間數日間的小住，總算把各方面都理解了一些。

構成當地繁榮的社會的主要條件，當然要算當地的農村生產力了。張掖全縣農作物，每年究竟有若干的總出產量呢？在當地建設局所調查來的本年的數字中，可以得到一個確切的答覆：

項目	數量	項目	數量
小麥	五二六六八〇〇	穀籽	四九〇〇〇〇〇

大 麥	八一九二八〇〇	菜 子	四四六〇〇〇〇
蕎 麥	一七五六・六〇	胡 蘆	七〇二〇〇〇〇
青 稞	一四六三・〇〇	高 粱	三五六一・〇〇 (以上單位石)
粳 米	二一九二八・〇〇	鴉 片	一四六三二〇〇〇 (單位兩)
糯 米	五五四二・〇〇	山 藥	一〇五三〇〇〇〇 (單位斤)
大 豆	二九二六一・〇〇		

這些農產品，就是本年當地農民在三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畝全縣耕地面積上收穫的主要成果，以此與河西其他各縣同年的數字相較，當然足以自豪了。可是和當地十數年以前的出產量比一比，那麼雖則沒有確實的數字可以證明是低落，而十數年來十萬四千八百三十畝土地的荒蕪廢棄——幾等於現有耕地三分之一——的事實，却說明生產量祇在不斷的衰退！

在目前，張掖城中的市面依然十分興旺，以鼓樓為中心的十字街頭，依然十分熱鬧——尤其是南街和西街，——道路是石子鋪的，都經過現代化的修整。路面有一丈來寬，略作弧形，兩旁各有二尺寬的陽溝，還有尺度不齊的人行道，道旁靠溝一齊栽着樹木。總之，和涼州肅州的大街是彷彿的。大街的兩旁，有的是規模較河西各處為大的買賣舖子。除了一部份舖子有很寬的門面之外，還有些舖子却是由一個很狹的門徑，把顧客引到很深的院子裏，在兩邊並排的檯櫃上

做生意，商品裏有源源不絕的大炮台香烟，有來自巴黎的化妝品，有價值三十五元一瓶的三星斧頭老牌白蘭地，以及極精緻的鴉片烟具，和來自東方的上品麻雀牌。此外還有很多很多「太陽牌」的東西！這些大鋪子的主人，大都是山西來的。雖則他們還得很專心的經理他們的營業，但在稍為接近了以後，在閒談之中，他們亦會告訴顧客們近來生意是怎樣的清淡了的。他們墨念着國內的紛亂，但是很少注意到農村購買力的減低，市面上本月份貨物價格大致如下：

輸入貨物		份量	價格(單位元)	輸出貨物		份量	價格(單位元)
官茶		每塊	二·七〇	鴉片		每百兩	七八·〇〇
白洋斜布		每疋(十丈)	八·七〇	羊毛		每百斤	一六·〇〇
白洋布		每疋(十丈)	八·六〇	白米		每市斗	二·〇〇
哈德門紙煙		每條(念五包)	二·一〇	小粟		每市斗	二·〇〇
生棉花		每百斤	五〇·〇〇	杏仁		每百斤	一六·〇〇
冰糖		每百斤	五八·〇〇	菜丹		每百斤	六〇·〇〇
白糖		每百斤	四八·〇〇	大黃		每市斗	二六·〇〇
紅糖		每百斤	四四·〇〇	小麥		每市斗	一·二〇
老茂生糖		每斤	一·〇〇	雜麥		每市斗	一·〇〇
葡萄乾		每百斤	三二·〇〇	黃米		每市斗	一·二〇
洋火柴		每箱(二百四十包)	二二·〇〇	小米		每市斗	一·一五

白毛絲布	每板(十丈)	一四〇〇	穀籽	每市斗	〇・六〇
色絲布	每疋(五丈)	八・三〇	菜子	每市斗	〇・七〇
白漂絲布	每板(十丈)	一四〇〇	菟豆	每市斗	一・三〇
津染洋布	每疋(五丈)	六・〇〇	大豆	每市斗	一・一〇
本染洋布	每疋(四丈七)	四・三〇	紅小麥	每市斗	一・一〇

張掖主要的商道，共計有四：一是北出仁宗口，經阿拉善旗地、磴口到包綏，這是駱駝隊商的通路，全程約四十天。一是南經民樂、扁都口、俄卜至西寧，全程約十日，此路現經修築，已可通行汽車。一是東經涼州到蘭州。一是西經肅州赴安西。那後者兩段合起來，就是橫貫河西的幹路。這四條交通綫，要算是維持張掖現有的繁榮的另一有力原因。

張掖老百姓每年拿出來的款子總數雖在三十萬元以上，可是全縣全年的教育經費却僅有四千六百元。縣城裏有一所開辦不久的初級中學，其經費連教廳補助費在內合計每年是二千七百元。以每年二千七百元的經費，辦一個初級中學，成績就可想而知了。現在雖依舊照四二制的編制共分四級，但是學生共計祇有八十九名。此外高級小學二處，學生九十四名。初級小學六十處，學生一千餘名。至於初小裏的教本，雖則現代坊間印行的教科書已有被採用的，但是千



字文、百家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亦免不了並蓄兼收。學校教育之外，還有一個民衆書報館，不過每日到這裏來的閱者，尤其所謂民衆，却正是寥若晨星。在本年四月裏，教育局在城裏創辦了一個民衆教育館，裏面有個陳列室，一排站着三尊古色斑斕的六朝銅佛，此外還有些梵經和衣甲刀劍，院子旁邊養着一些狐兔，而門口的演講部，實在是個茶棚，時常有三五個桌面的茶客，在那兒包圍着一兩個說大書的，分頭講些趙雲抱阿斗、包龍圖審案，以至於「私訂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那些掌故，所謂當地的社會教育，大致就是這麼的一些了。我想起在敦煌時省督學趙子文先生告訴我：「河西的教育還算張掖像樣些」的話，真使我對於甘肅教育的前途着實覺得渺茫！

在從前，這裏是甘州提督駐防之所，而現在，却是新九師第三旅旅部的所在地。第三旅是新九師的精銳，所以派駐到張掖。旅部規模很大，有八大處的組織。軍官方面，大都是東干、回、沙拉；而軍佐却多半是漢人。韓旅長是一個非常好客的人，客人穿入極森嚴的門禁之後，總能在會客廳受到旅長滿面春風的接待。在會客廳的四壁，客人們總可看到美不勝收的各縣送來的大紅緞的「德政」，還有附近一帶上流社會人士的照片，在炕上靠壁放着的一丈來寬的木架上擠得

水泄不通。這幾天快近陰歷的中秋節了，所以民樂，臨澤各處的縣長和地方的紳士們，聽說都要到張掖來給旅長賀節呢。

紳士方面，似乎亦因張掖的地方大，所以人才便多起來了。他們當然都有資格的：一是現任的農會會長、商會會長、各區區長、各局局長等等，二是前清或北京政府時代以及不久以前做過一官半職的，三是家道殷實較有地位的，——總之地方的權威者，他們大部份都有資格出席縣政會議，他們日常唯一的任務就是做着政府或駐軍與人民之間的「中間人」。近來有許多紳士府上的大門上，貼着大張紅紙寫成的「捷報」、「喜報」——像教育局局長、農會會長等，都被委為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的諮議，參謀了。——他們中最高的一級為顧問，被委的祇有一個當地赫赫有名的姓毛的大紳士，其餘都是諮議，參謀，……一流。至於他們被委的原因，有人說為的是他們在地方辦事得力，有人說為的是他們對駐軍很幫忙？究竟呢？却始終沒有一個人向我解釋得明白！

而這幾天成為張掖官場中新奇的談話題材的，却是不久以前發見的以下兩張無頭榜：

其一——

「全縣的父老兄弟們你看我們張掖的老百姓現在困苦到什麼程度誰知竟有兩個沒良心的雜種名字叫做陸××和李×的他們到了地方一根烟苗沒查反磕去我們的銀子六千塊大家想想我們的血汗難道就讓他這樣拿去嗎還是起來反對他好呢」

## 其二——

「大家請來看張視察員的變相」標題下面畫着一隻狼，吃着一個鮮血淋漓骨肉支離的人，旁邊還有幾個元寶和一個大清銀幣。是真呢？是假呢？在事情剛發生以後，地方上的行政長官光是說着，却不置可否；而當事人呢，亦沒有什麼明顯的表示，終於行着「三十六着」中最上策——「走」！

由二十七日到十月五且，金張掖所給我的印象，要算上面這幾件最堪細味的了。

## 甘青交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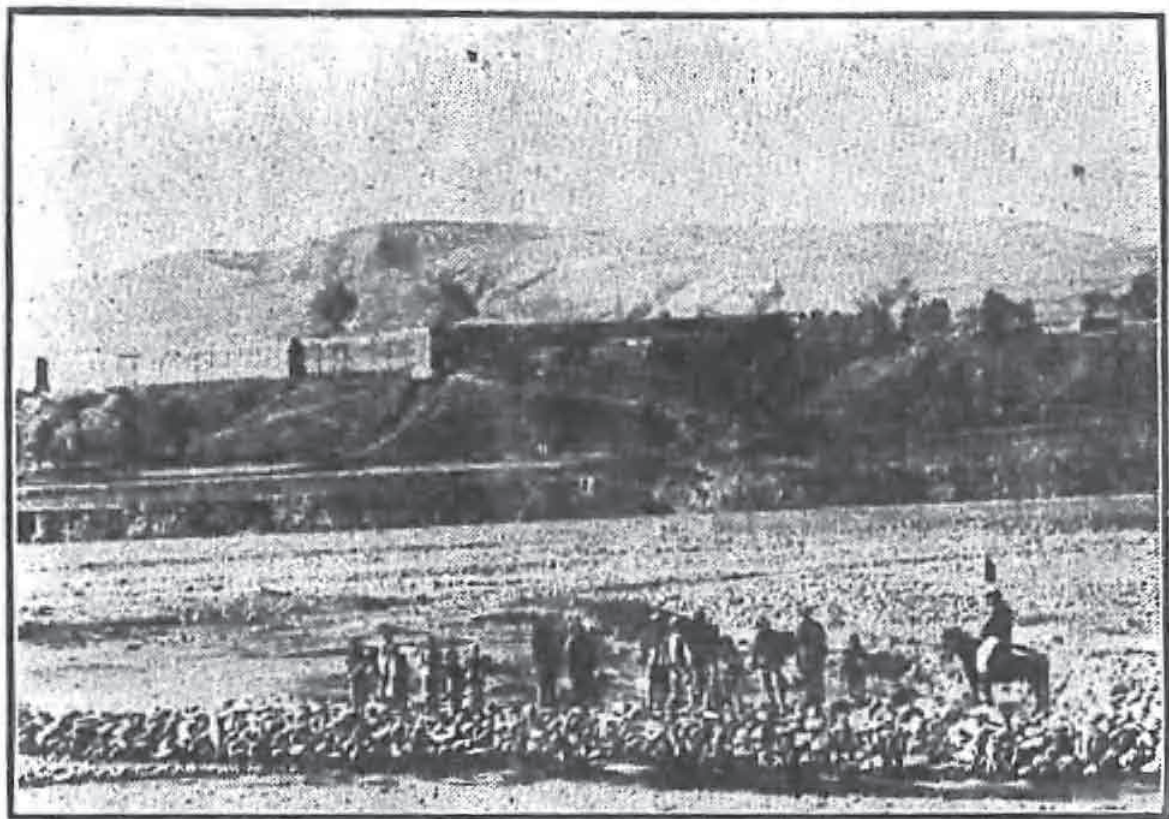
六日午間，友人禮君把我送出甘州城的東關，轉過幾個東郊的村落，折向西南到四十里鋪過了一宿，再升上一片戈壁灘的四十里斜坡，而踏入祁連北麓的高原地帶。張接近郊的莊園，

水河盆池，遠遠地迤北排列在視線之下。

除了許多破壞了的村莊和荒蕪了的田園之外，此間其他的景色和張掖近郊是彷彿的。不過這兒是逼近祁連的高原，氣候比甘州城要冷得多了。在甘州城穿上一件夾衫子的時候，這兒非穿上一件棉的不行。據花寨子村的老百姓說，他們在夏季的晚上亦須煨炕取暖，而農作物方面的收穫，亦要比敦煌遲上兩個月。這一個高原地帶的居民，除了種些極少數的穀物，養些羊之外，有餘暇的時間，還得到大野口和酥油口兩個山溝裏去採些煤，運甘州城去販賣。祁連北麓確是甘州城的燃料主要供給地哩。據說三四年前，曾有礦師到大小肋巴、三條嶺等礦場去調查過，礦區共有四十方里，估計全年產煤三百六十萬斤，煤質可供煉焦。工人們帶油燈進礦背煤，面孔黑得像非洲來的人們一樣，而不顧危險的拚命工作，却是爲了每天食料和每月大洋一元的工錢而已！人道，在這一個所稱風俗古樸的地方，亦是無從說起的了！

七日，我沿着祁連北麓一排支阜的山根迤東走去，經過數個若斷若續的村莊，目前還結着冰片的山溝，以及沮渠蒙遜誕生地的南固城，那天晚上到了民樂縣西境的一個村莊中，村民一見面便很客氣地把我當什麼委員招待到村公所裏，直至我連緊否認，並且說明是遊歷者，這才

甘 州 南 郊 祁 連 北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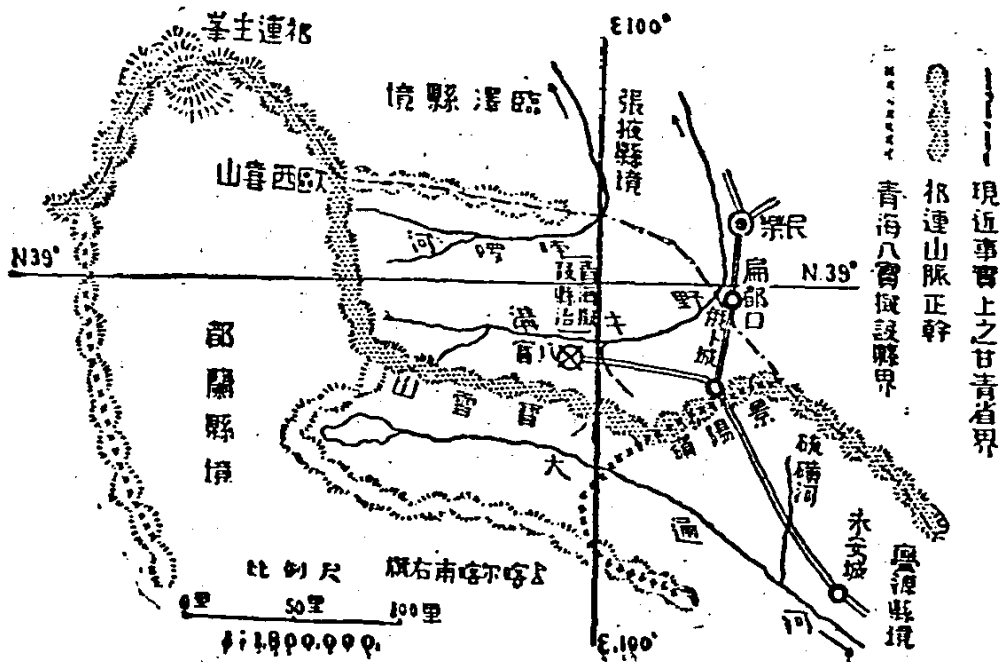
實還不算祁連正幹，正幹還在由此向南再過百里的地方，這其間尙隔着弱水河支流——淳維

減少了他們誠惶誠恐的招待，而冷淡了他們對我表現的殷勤中帶着不得已成分的態度。過了一夜，再動身翻過一片高低不平的原野，祁連山脈漸漸地向東南排過去，而我的路却針對着東方走着，慢慢地和山脈隔離得遠了。在走過原野渡了滿河床都是石子的洪水河，這才到民樂縣城西關住下來。

民樂縣在去年還是叫東樂縣的，縣城本來亦設在由此北去九十里之遙的東樂堡，後來因為東樂堡地位太不適中了，所以今年就喬遷到這兒洪水堡來，把縣名亦改成了這個名不符實的民樂，正式縣印的啓用，還是本月十日間的事哩。由此間南去五十里，那已是扁都口地方。扁都口附近山脈，其

河和野牛溝——的流域。那二個流域就是前文所記西喇古爾黃番和唐烏特黑番的所在地。在  
 這個祕密國裏面，有的是沙金、煤礦、森樹、走馬、羊……  
 等等。在從前，這個地方是隸屬於甘州提督的，番民頭  
 目每歲都要向提督軍門獻馬，而現在，事實上已由駐  
 甘的旅部繼承着了。依照祁連分水嶺來做界綫，這一  
 塊面積約共二萬方里的地方，應當是甘肅省政府來  
 治理的，但是目前那兒駐着一營甘州旅部統轄的青  
 海軍隊。雖則五年以前臨澤縣有一位柯向春先生向  
 甘肅省方建議，於其地設治，而事實上青海省方亦早  
 已在那兒計劃設縣了。當地的地形，可以下面的略圖  
 來表示：

崑崙河流域和野牛溝域，是甘肅省的呢？抑是青  
 海省的呢？這尙有待未來事實的說明，不過我對於國



西喇古爾黃番和唐烏特黑番的所在地在

內坊間圖籍上均載着以祁連山脈的正幹爲甘青兩省分界的事情，亦覺得是有待於重行修正的；而洪水堡六日的逗留中，自己不能覓機會進山去一遊更是一件未能忘懷的憾事！

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才辭別了這一座逼近雪山的洪水堡，向東北走十五里，過劉總旗、劉總旗是滿洲來的旗人住的地方，本來有一百來家住戶，可是經過這幾年的兵災匪禍，——尤其是十八年空前慘酷的變亂，——目前祇遺下四十來家。在這個衰敗的村莊裏，過路的人們，得有機會看到幾個十三四歲的孩子，——男的和女的，——下身四大皆空地在外面走，而當地留下來的遺老們，一提起近來生活上的愈受威脅時，那就不免有「故國不堪回首……」之感了。由劉總旗向東北再穿過三十五里長的被廢棄了的耕地和草灘，我在黃昏的時候到了土關地方一個店裏休息。

## 屋劈柴荒糧不荒款

土關地方於五月前才由山丹縣劃歸民樂縣，一名永壽村。在民國十八年變亂之前，住戶共有六十多家，可是到了現今，死的死，逃的逃，餘下來祇有二十來家了。從前全村承糧六十六石，最

近祇有三十二石八斗了，但是逃的逃着可並沒有把他們的負擔一同帶去，餘下來的却加重了未逃者的肩頭。兵站裏所需的糧、料、柴、草，少不得照原額按月派下來，老百姓無論怎樣，總得照數繳解；否則縣府派來催兵站的委員，馬上可以命令跟來的班役——行政警察——把抗繳的人帶到縣裏去「比」，誰能擔當得起「貽誤軍需」的罪名呢？誰願意讓自己的皮肉去挨着板子皮鞭呢？誰敢說個不字呢？要之，這裏老百姓除了以逃為消極的抗抵之外，他們從沒有反對過兵站的需索。在我到土關的第二天早晨，曾經向村莊的四週兜了一個圈子，有一戶住宅正由縣政府裏的委員在那兒指揮拆屋劈柴，據說這一家的人民繳不起兵站上的柴，所以祇好要他搬到鄰舍家裏去借住，把自己的房子空出來抵繳。在我表示驚異的時候，當地的村長却繼續說明本村六十幾家房子，已有三十八家房子的木料劈柴繳入縣城的兵站裏去了。我想起幼年讀過的清代軼聞裏的樂府：「屋劈柴，一斧一酸心，昔為棟為樑，今成樵與薪……」這幾句，真是一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土關的老百姓除了兵站之外，當然其餘雜項支出——花款——亦是免不了的。析色、本色、地丁、草折、烟畝罰款、金庫券、飛機捐、印花稅派款、黨費派款、團費、赴省學員旅費、修路費、地方費、雜



費、軍用烟土、兵站費、軍用駝價、軍費、麥價款、軍車價、區費、本村踏雜費、區丁陳某過年費……總之，花頭太多了，而其中奇之尤奇者却要算荒糧畝款。我在沒有到土關以前，以為「不論種煙不種煙，所有耕地都要出煙畝罰款」已是不合理的事了；而現在呢，更知業經報過荒糧的荒蕪地畝，還須繳納煙畝罰款的一回事。這却是怎樣的解釋呢？我簡直連想找出自己欺騙自己的話都不可能，可是甘肅煙畝罰款處却終於命令當時的山丹縣縣長執行這次荒糧畝款的攤派。其中經過的實況，且看該處給山丹縣長的一六七五號訓令原文中所說的話：

「為令行事案查前據該縣長及紳商代表石天璿等電請改撥綏署經費前來並迭奉省政府訓令據該縣長及民衆代表先後電同前情令處查明核辦等因奉此當以該縣畝款原定額征洋一十四萬元除十八年該與東樂劃分區域時曾經命令減免洋一萬元外以後每年均按十三萬元攤征從未再行減免本年撥支軍費仍按十三萬元分配計自開征起截至十一月止先後指撥軍費及該縣批解現合共計洋一十萬雙零七百二十元連同該縣府應提百四辦公費洋五千二百元共洋一十萬零五千九百二十元按之額數尙欠洋二萬四千零八十元該縣畝款既未呈請減免自應仍照十三萬元額數征解以符原案

該縣因前數年災減爲例呈請按照九萬餘元征解前來當以呈報減免須經過法定手續不能因其一年災減後即可援以爲例故指令仍照十三萬元攤征在案惟該縣長此次原函又稱職縣煙畝罰款向按額糧一萬六百石攤派故畝款征足十三萬元迨至十八九年歷次呈報旱災及逃亡絕戶荒蕪地畝無從征收當時呈報在案奉令豁免過糧三千三百餘石從此畝款只能征洋九萬元等語似亦近理惟該縣請免糧賦既經呈報有案畝款照糧攤派何以不遵例呈報因糧賦爲財政廳經管畝款由本處經收本處與財廳並例呈報財廳而本處不知也焉能據一核減不經核減有案何按九萬攤派現在本處已將全省畝款完全照數撥充軍費正在辦理結束之時乃不按照法定手續呈報而竟指爲指撥逾額倘不准予改撥則款無所出如准改撥則又無款可改究竟仍照十三萬元催征抑或如何辦理之處前已呈謂省政府核示辦法並電復該縣長及該代表等聽候指令至日再行飭遵各在案茲奉省令祕字第八〇八四號指令內開查此案前據山丹縣馬縣長函請改撥到府當經指令該縣既稱自十八九年起每年祇征洋九萬元本年應仍照舊辦理以征足一年之數爲限至畝款處新撥洋三萬五千元一節已於一三八七號令行該處查明核辦

逕飭遵照各在案該縣本年畝款自應仍照舊案辦理以符原案其二十二年丁糧有無災  
 歉自不能預先援例報災豁免俾重國賦所有催征一年之畝款仍照原額辦理用濟軍需  
 茲據前情除牌示該代表等遵照外仰即查照辦理此令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該縣長遵照

仍照原

額十三

萬元催

征用濟

軍需所

請改撥

之處應

毋庸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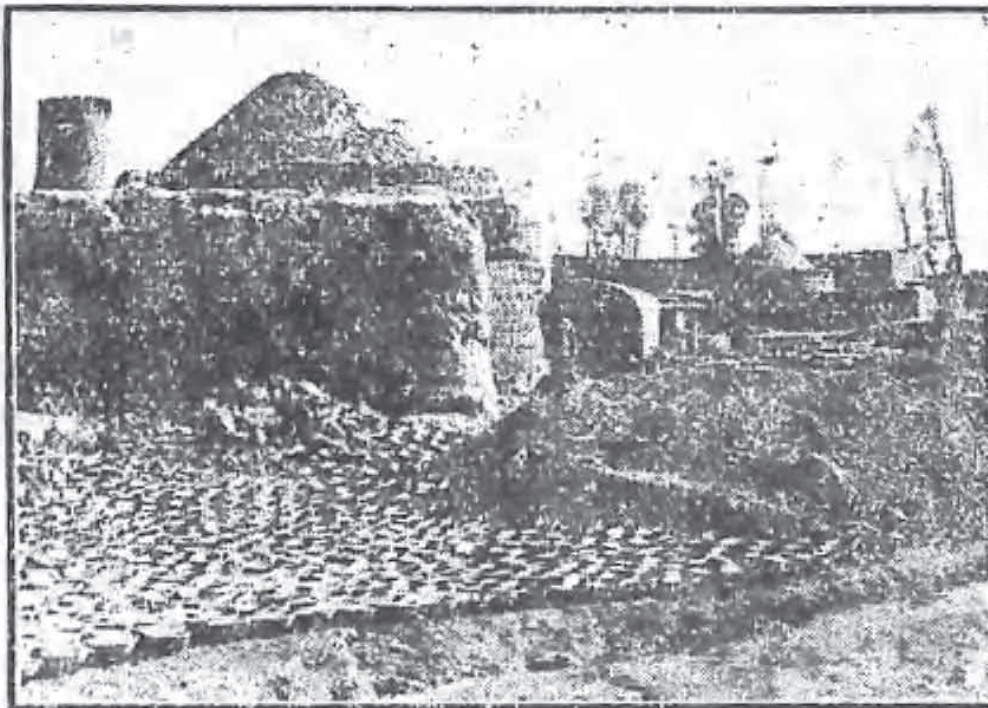
此令

土關雖則

場 礦 煤 郊 南 丹 山



場 工 手 陶 製 郊 南 丹 山



後來劃歸民樂，但在山丹縣咨文到了民樂縣之後，部隊中派出提款的傳令兵已跟着縣政府的委員下鄉，土關的老百姓終於免不了拿出這筆荒糧款來。

十六午後，我離別了這個行將變成「三家村」的土關，翻過幾個矮矮的砂丘，三十里不見一人，到了廟底下地方，才在山坡上現出幾座礦工住的矮房子。這兒是山丹南郊煤礦的所在地，採礦的技術很低，完全是手工業的。礦井的工程很壞，聽說裏面時常有潛流沖出。從去年到今年，已經有二十一個礦工被活埋在裏面了！我們在這兒休息不久，再走二十里丘陵起伏的山路，下了坡才到瓦窰溝村，這是河西製陶手工業的中心。村裏共有三四十戶人家，內中有二十一戶是以製陶爲業的，每年出品的數量，雖則沒有人統計過，可是東至涼州，西至新疆古城子，都有他們的磁器市場哩！過了這個村莊，沿溝走不了五里，在晚間七點鐘左右，我重和西來時相逢的山丹縣城一家客棧的主人見面。

## 石燕飛

十七到二十二這幾天，都在山丹縣城住着，山丹縣城的繁榮和高台相仿，而不如張掖遠甚。

這裏還有一條水渠，從南關引入城中，再向城北流出。城裏的飲料，洗滌用水，都取給於這一條水渠；有時上流在洗東西，下流在汲取飲料。

告別山丹縣城是二十三日早上的事情，我和友人湘君等出了縣城的東門，走不到五里多路，就離開縣城近郊的莊園而走入草灘。三十里的長途，南面遠遠地一排長夏積雪的祁連餘脈，北面依然是一道黝黑色的龍首山餘脈，電綫桿和邊牆很規律的在山下並行着。三十里盡處，那是有二十來家居民的新河。這幾天因為大軍過境，——新九師第三旅由甘州開往永登防止孫殿英部西來，——地方的情形，很有些兒緊張，街上小賣賈，完全關門大吉，祇有兵站上的人員以及看閑的，在村口探頭探腦。我們的車夫怕拉差，所以很焦急地打了一忽兒尖，就動身走了。打尖就是人們吃些、喝些，馬兒喂些，飲些，癮君子們還得上坑抽些，吞些，本來非兩個鐘頭不行。這一次一切工作都加緊，不消一個鐘頭就套車出發。我們上了高原的坡，在一個荒灘中走了二十里，過了一個破壁頹垣的古堡，再走上二十里草灘，在南北兩面山脈漸漸接近而湊成一個山口的地方，現出了一個破壞不堪的村莊。我們在日暮風寒的當兒進了這個破口驛的古堡，晚上病得要死的居停主人，却問我們有沒有從甘州帶來可口的中秋月餅，因為他快要壽終正寢了，他希望

我們能滿足他口腹之慾，好在湘君有的是月餅，這才允許了這一個淒慘的突如其來的要求。

我們不是醫生，又聽不慣病者長夜的呻吟，所以在雞兒剛叫的時候，就動身走了。在星光黯淡中，穿過一道一丈多寬十里來長的石碛，碛的東面，草灘中走不上十里，到了定羌廟。這兒本來有三十幾家居民，但因近年來迭遭匪災，拉票牽羊，弄得歲無寧日；即是過路的亦非結隊不行，所以現在的定羌廟，除了五七家房子住着人之外，其餘的屋舍，都是闕無人煙，任其殘破的了。在這兒，我們不敢讓車輪停下來，而且加鞭前進。前面景色，依然是一片草灘，草灘兩旁，依然是南山北山遙遙相對地排着，電綫桿和邊牆靠北山根平行着，不過這兒的南山，是祁連餘脈的支阜，山巔沒有積雪罷了。據說附近的山裏，每當刮風的時候，行壁上會飛出石燕來的。破口驛和水泉驛的牧羊童子，時常用棒將石燕打下來賣。這一件事引起我懷疑的注意，直待再走三十里到了水泉驛，才出了半塊錢買到一隻所謂石燕的東西。原來是海中甲殼動物的化石，形狀和我們故鄉海裏的花蛤差不多。據我個人的見地，在風化的礫石層岩中掉出海產甲殼類的動物化石，這適足以證明河西是一個古代海底隆起的大陸。不過這一種化石，被素少與海產接觸的內陸居民發見，因為形狀有些兒像空中飛着的燕子，所以就被稱為石燕了。而當地淫於古籍的老學究們，更

把這一種石燕認爲就是什麼「商羊舞，石燕飛」的石燕。還有說婦人難產的時候，一手握上一個石燕孩子馬上就會出世……關於這一些題材，我却沒有興趣加以深究過。二十四午後離開永昌縣西境的水泉驛翻過三道矮矮的礫石山，再過二十里草灘，就沿着一泓澄清的泉水向東流去的溝道，在四十里全程的終點，我們大車驅入水磨關的村店裏。

二十五日早晨在白楊夾道的平坦大路上向東走去，兩旁有很多的田園村舍，不過村舍有，很多是壞了的。這樣一直走了四十里，永昌城才出現在眼前。我們在城南遶到東門外店中住下。下午大雪滿天飛；我們怕的雪積路滑，那天就休息了半天。永昌城是河西一個著名的皮毛市場，亦因爲下雪所以沒有進去參觀。晚上無聊，喝着民樂帶來的青稞酒，昏昏地入睡。幸而明天雪消，我們才離開永昌城，穿過四十里的石子灘，和幾道河溝，才抵十數家居民的八壩。八壩亦是一個破壞不堪的村莊，無論那一件，眼裏所看見的，都現出窮酸的樣子。在三個月以前，我們那位店主的鄰居，因爲窮得不能過活，竟把所養的十八歲大姑娘出賣了。聽說當時顧主說明是買去傳種的，財禮一共是銀子二十元，不料這位顧主把姑娘帶到涼州住了幾天以後，却以四十元的價格轉賣給涼州的窩子裏。這位姑娘在窩子裏過了一個月水深火熱的生活以後，又發覺到自已

的身體將以八十元的身價被轉賣到蘭州窰子裏去，他感覺到自身漸漸地離開了家鄉，將來有割斷他的歸路而投入更深的苦海的可能，所以就托人到八壩來找他們的父母到涼州去替他想法。可是他的父母，將他賣身時所得的二十元，在賣身後的第三天就付了十元的公款，五元的債務，而三月來的生活所需，又用了三元，現在餘下來祇有二元了。到涼州去的路費，勉強還可以對付，但是家裏的日用呢？到了涼州以後上呈子的費用呢？回來的路費呢？姑娘帶回來又給誰呢？這些現實的問題，祇有叫他不要去，把姑娘遺棄了，把這兩塊錢救濟一家數口一二個月的殘喘。雖則老人們想到生離死別的景況却又老淚縱橫的不可遏止，但是結果呢？他們終於以「譬如這個姑娘已經死了一樣」的話頭來麻醉自己，以「阿Q」的精神來結束這一幕慘劇！

我們在八壩休息了一會，又起程走過三十里石子灘，而到了武威地界的豐樂堡。豐樂堡的市面，正是勝於沙河鎮而亞於三道溝。這裏最特別的，要算一個小學校，課程表上只管寫着國語，算術……等等現代學校教育課程裏的科目；而實際上呢，除了四書五經之外，祇有習字一科，但是在河西，這並不算稀奇的，假使有人要向負責者質問，那倒是有些兒少見多怪哩！

由豐樂堡到涼州城共有六十里路，沿路大半是石子灘，中間除了一個四十里鋪有些人



之外，旁的就沒有個供客人休息的地方。我們在二十六晨間，由豐樂堡動身上路，在當日下午二時渡過涼州城的西郊莊園間的幾道水溝，穿過北郊廣十數里的墳墓地帶，而到了東關。東關的客棧一共有十數家，可是老早都被隊伍佔去了，費了幾許週折，這才向城裏搬。

### 鎮番的種種

因為孫殿英部西來，而河西駐軍又要東開佈防的關係，這幾天不僅客棧裏住滿了西來東去的隊伍，而徵發車輛，亦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們因為街上拉差拉得緊，沒有車子可以僱，於是由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日，儘是在涼州城裏坐守。關於涼州城的一切，我覺得和甘州城沒有多大差別，而最值得我細味的，却是舊地重遊時所聯想到的由此北去的鎮番——那是我在四月前去過一趟的地方。

由涼州到鎮番城，共計二百一十里，通常是分三天走的。出了涼州城的北郭，在路的東南三里以外還可以看見一座城池，那座城叫做滿城，是有別於涼州本城——漢城——的。滿城裏完全駐着軍隊，簡直是一座清一色的軍營。路綫在涼州的北郊過了三十五里莊園之後，便轉入戈

壁灘裏，很直的向北又是三十五里，這才到了有十數家居民的鍾家大門。村莊四週有一小塊田園之外，尚有數十本綠葉成蔭的沙棗。鍾家大門以北路線，還是穿過三五十里的戈壁灘，入香家灣一帶十數里的莊園，再要灣灣曲曲地走過幾處若斷若續的村落，繞過幾個積水成潦的草灘，跨過幾道間有檉柳、馬蓮草、沙棗等等的沙丘，渡過壩上的大河，路線遠遠的和東面一帶矮矮地山脈不規則地平行着，而達到鎮番城。這兒附郭一帶有的是潺潺的渠水，肥美的田園，以及結實累累酸中帶澀的沙棗。棗樹的葉兒，老是積着朔北吹送來的灰土，於是葉兒的顏色，亦黯淡到不見得怎樣的清麗了。

鎮番鄉間的景色，一切和金塔鄉間的相似。但是這兒的老百姓之在河西和伏羌的老百姓之在隴南，是同樣的以勤勞、克苦、勇敢、精明、見稱的。有些很整齊的治理他們的田園，有些趕着他們的牛車或騾車到涼州一帶去做賣買——把糧食糶了，買雜貨回來賺錢，有些趕着駱駝隊販運鴉片煙，取道王爺府（定遠營）到包頭綏遠去換洋貨，有些趕着駱駝隊取道阿力子河上新疆運銷棉花、葡萄乾，或承領土地墾種，就是被稱爲「蘭州客人鎮番車」的最懶的搖車者，在約定時間內，亦準會把你送到目的地的，刮大風，下大雨，絕不藉故推托半路拋錨。總之，他們隨處都

能表現他們的能力。不僅羊毛和駝毛，每年都要按節季剪下來絲毫沒有遺棄了，而且檉柳的梗子，亦有很多利用來編筐子，更奇妙的，那要算他們能夠利用最沒出息的沙來薄薄地鋪在坑上，當一層坐褥，據說晚上睡着很舒適——尤其是有剛分娩了的婦人和小孩子的家庭，更需要這一種鋪着沙的坑。因為沙可以很快的吸收他們的不潔的液體排洩物，祇要每五天把坑沙換過一次新的，他們可以避免每天洗滌尿布……等等煩瑣的工作了。

由鎮番城東門出來，灣灣曲曲地折南向東，穿過十里莊園，就可以看見五里以外矮矮的蘇武山。我們出了莊園，渡過寬及一里的蘇武河河床，於是便慢慢地由一道百分之三坡度的沙坡升上了山。雖則天氣是十分的炎熱，但因沙坡上那一片平鋪的淺草，和幾十本沙柳，却亦給與登山者以幾分快意。上了山在一片平沙的上面，現出三座廟宇來。中間的一座是玄武真君廟，右首一座是百子殿，塑着送子娘娘。左首的一座却是命名此山的蘇武廟了——蘇武的塑像，活像個土地爺；若不是廟門很明白題着，那麼蘇武廟包不了要被人誤會為土地堂。當地老百姓供奉玄武真君，其目的為祈禱神能幫他們水利上的忙；供奉百子娘娘，其目的在企求神能幫他們生兒傳後代的忙，至於供奉蘇武，那麼祇好說起因於尊崇賢者，欽佩他堅苦卓絕的精神了。據當地傳

說，蘇武牧羊的地點，確在這兒。對於這一種說明，當然沒有充分的根據；不過鎮番在漢時，確是匈奴單于的領土，與其依照一部份人士的見解，以為蘇武牧羊的地點應遠在現今西比利亞的貝加爾湖旁邊，那倒不如說在鎮番的可能性大一些，因為西比利亞的譯音，和中國晉代鮮卑的譯音應當是同一的，在蘇武的時候，歷史上還沒有鮮卑這個名詞，而那時匈奴的勢力是否已經展佈到貝加爾湖的附近，這還是個問題哩！蘇武山的東麓，有一個三五里見方的鹽池，鹽池中共有五千多井，都是鎮番近郊老百姓私有的。到了每年的春季，鹽戶把井內的舊土挖去，用新土來填好；一經大雨，井內便生滴水，經過日光的曬曝，提去鹼質和硝質，於是白色的土鹽就出來了。據當地的權運分局統計，每年全地各井產鹽總量，約在四十萬斤以上。

鎮番是河西各縣食鹽的主要供給地，除了蘇武山鹽池之外，東面與舊內蒙接壤處，還有湯家海子鹽池，北面在阿拉善旗地境內，還有雅佈頓鹽池，西南和武威交界的地方，還有馬蓮泉鹽池，鹽質要推雅佈頓池的蒙鹽最好，產額亦最高。各池的鹽，在河西各縣運銷每石合大秤百斤，可以售銀五六元，而食鹽由池地起運以前所要的費用，就在三四元以上。

蒙池(雅佈頓池)

項 目	數量(單位元)
正 稅	三〇〇
保 運 費	〇・八〇
鎊 虧	〇・三〇
印 花 稅	〇・一五
池 租	〇・一〇
撈 工	〇・一三
合 計	四・四八

漢池(湯家海子馬蓮泉蘇武山各池)

項 目	數量(單位元)
正 稅	二・二〇
保 運 費	〇・四〇
鎊 虧	〇・三〇
印 花 稅	〇・一〇
池 租	〇・四〇
撈 工	〇・四〇
合 計	三・四一

上列各項支出,如果再加上運到市場上去的車價或雇脚,那麼鹽販的收入便有夠不止本錢的可能。而他們這筆生意,儘可以不要做。但是做的爲什麼還很多哩?原因却是爲了聰明的權運分局長們,內中更有不少爲了稅收的關係,把鹽二石算一石秤給鹽販,而自己亦可從中措一些油水,在最近各局的稅收每年大約有下面數字:

全年鹽稅收入額(單位元)

局 別	全年鹽稅收入額(單位元)
雅 佈 頓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湯 家 海 子	一〇、〇〇〇・〇〇
馬 蓮 泉	二〇、〇〇〇・〇〇
蘇 武 山	六、〇〇〇・〇〇

在鎮番共住了三天，才動身從原路回到涼州，路上遇着難得可貴的雷雨，於是，我雖穩坐在蓋着篷子的車裏，亦祇好暫作落湯鷄了！於今想起來，却成了一件故事。

## 過古浪峽

二日晚上，湘君在哈密認識的喀什噶爾的纏回朋友阿答武拉君於涼州城東關重逢了。當他知道我們明天要動身到蘭州去，就把我們拉到他的客棧裏餞行。他拿出許多葡萄乾、杏脯、方糖、磚茶來敬客之後，還要做手抓飯給我們吃。我們借這個機會，才明白了手抓飯的做法。他先把羊油放在鍋裏熬，——足有半鍋，——一直熬到把食鹽放到鍋裏去馬上就會爆開來的火候，才依次加上每半立方寸一塊的精羊肉，加上一大堆洗淨切碎的馬鈴薯，再加上水裏淘過的梗米和菜菔片，蓋好鍋蓋。在一個鐘頭以後，手抓飯連鍋搬到坑上的小方几上。於是我們用銅勺子把飯盛到碗裏來，而五爪總動員的把飯由碗裏送到嘴裏去。我雖則因為沒有吃過手抓飯，在破題兒第一遭時不免手抓的技術不高明，可是飯的滋味，却亦充分的領略到，這當然比什麼肉絲蛋炒飯要好吃得多了。四碗之後，我最後把碗兒放下，擦淨了手，又一面用手把葡萄乾望嘴裏送，而

聽阿答武拉君的半生不熟的漢話了。

阿答武拉君說自己家貲數百萬，但是喀什噶爾有的是幾千萬家貲的大巴依，據說像他自己這一等祇能算是小商人。他到過土耳其斯坦的搭什干，亦會到過印度斯坦的丕沙瓦，所以他亦能說得上幾句不流利的俄語和英語，其實因為經濟上和交通上的關係，他們喀什噶爾的商人能說俄語和英語的，要比能說漢語的來得多哩！纏商他們自己的對話，都用真正老牌的土耳其語，這是和東干回用的阿拉伯語和印度斯坦回人之用波斯語都不一樣。其次他又說到喀什噶爾的建築，喀什噶爾的習俗，一切都歐化得很深；他們那兒有英人的勢力，有白俄的潛伏，亦有共產黨的活動。總之，新疆政府的官吏們歷年的壓迫，已使他們漸漸和中國隔膜，就是他這次把棉花向東運來，貨到了肅州城的時候，既要繳納特稅局的百貨捐，又要繳納嘉峪關的關稅，這種雙料的稅收，簡直是把纏商認做來自異國的了……事實終使我對於這位誠實的喀什噶爾朋友十分抱愧！我們沒有再從容地和他談下去，在談話告一段落之後，很敬意的向他道謝而回到寓中。

三日上午，友人逸君送我們出了涼州城東郊道別，由涼州城到河東堡這五十里，完全在石

子灘上走，祁連山餘脈還遠遠的在路南由西向東南排過去，可是北面的龍首山脈，是沒有了，祇見地與天接，由河東堡出發，路綫把我們向南一直引過去，再不向東走了。二日之間，穿過靖邊驛，雙塔堡，以至古浪縣城。大道雖是修得勉強整齊，兩旁亦有些樹木和莊園；可是所見到的幾個市鎮，幾乎完全成爲頽垣破壁的瓦礫場了。據說房子所以糟塌到這樣子，原是十八年間大地震所造成的。到現在，這些地方還時時免不了地震，尤其是雙塔堡到古浪縣城的一段，有時每天要震三次，平均起來每三天總有一次，不過都沒有十八年震得塌房子傷人那麼劇烈罷了。我對於逼近富干震災的祁連山脈的古浪地方之受到這樣大的損失，並沒有覺得駭怪；而所駭怪的，却是大震災後三年來，老百姓爲什麼絕無一些兒能力來重新建築住宅呢？到現在，祁連山餘脈不斷發動地震，把自己供給當地的雪水河道，大部份都震到地下，去變爲潛流。老百姓又沒有力量來建築大工程，把水從地下抽出，於是荒地亦是一年一年的增加，長此下去，這不僅是古浪本地的危機，就是武威鎮，番，都要受連帶的影響。在不久以前，雖則有個涼州天主教堂的神甫向地方政府建議，從武威的張義堡方面把祁連山南麓的大通河引一支過來，以補充這三縣水利的不足，但是工程所需，非百數十萬元不行，結果計劃還是期待着實現。



古浪縣城正在古浪河西岸靠近祁連山支阜的小平原上建築着，城牆早被地震震壞了，現在居民共有八十幾家。由南向北的組成一條里許長街，縣政府的位置就在長街中點北面的小阜上。由縣城向東通大靖土門兩處以至於中衛，那是由河西通寧夏的一條主要的通路。我們在四日下午，離開古浪城向南，古浪河和祁連山漸漸的靠緊，僅在山邊水際逼出一綫寬約丈許的通路，灣灣曲曲的上升。天色慢慢的暗淡了，很冷的風終於把鵝毛樣大的雪片括下來。由古浪城到龍溝堡的四十里長途，我們已走了十五里，路旁既沒有可容歇宿的人家，我們祇好取消回頭走的勇氣向前趕。在險巖的道路上，利用雪光降了一道很陡的坡，趕到龍溝堡進店，這已是晚夜十時的事。過了一宿，五日好在雪霽，面前的路雖則仍是險巖，滑得可以；可是路綫已上了山道，已過古浪河的河源，路旁再沒有可以容車輛跌下去的河溝，所以我們便放心大半，繼續向前，經安遠街，於積雪中翻過祁連山脈正幹的烏稍嶺。幸而嶺的坡度十分低，路又很平坦，並沒陡峭的地段，就安然的過了莊浪河上流，而到達鎮羌驛，這已是永登地界。烏稍嶺——由龍溝堡到鎮羌驛——上坡下坡足有六十里長，嶺的兩面遍地長着便於放牧的豐草，嶺脊還有一座面南的湘靈廟，供着韓湘子，廟中香火很盛。據車夫說，這兒的神很靈驗，但當我們中的一個去求一道籤，問他

家鄉的人們近況好不好時，而所得的籤語，却是說着婚姻大吉。

既抵鎮羌驛，又是大雪滿天飛，我們便住下來。那天晚上，我們中的一個老者，他希望吃些肉，可是結果却將駱駝肉當牛肉買來。於是，把和着燒的好好的青菜，都燒得一股的臊氣，而「聞名不如見面」的駱駝肉，總算第一次領教過了。在六日上午，我們沿莊浪河西岸，五十里而達岔口驛。岔口驛是以出產蔬菰聞名的市鎮，大約每銀一元可購蔬菰一觔，不過朶兒很大，有些大似銅元，有些大似銀幣，而本質亦很粗，吃起來的味兒更沒有張家口市場上高等口蔬的那麼鮮。市鎮的東郊，緊接着松山區域，那是藏番聚族而居的地方。他們和永登西郊的魯土司地方番族是同其支派的，但同樣的已受了漢族的若干同化。他們在松山區域之內種些糧食，而且養有好的走馬，時常拿他們的出產品到岔口驛永登一帶市場上交換磚茶，食鹽和其他必需的日用品，不過他們穿的靴，大多還是從西寧和拉薩那些地方來的，做衣服的氈毯，亦是由本地出產的羊毛製成的。據說好的氈毯，儘管把水倒上去，亦不會溼的。我因為趕路忙，可惜沒有停下來到松山去一趟，而在當日的下午，就動身離開岔口驛，沿河再走五十里，到武勝驛宿了一晚，明晨向東一過莊浪河，折南走過三十里，在七日午間我們到了永登城。

永登城最近簡直變成一座兵城。城西莊浪河河灘上扎着連營里許的帳篷，城門口站着雙崗的衛兵，在城內的客棧裏駐滿了兵，街上擁擠着的亦是兵。總之，近來因為防止孫殿英西來，永登縣城已經結集着六千多兵。雖則孫部還離此數千里，而永登城却早已現出戎馬倥傯的景象了！我因為身邊還有護照，本來想在此多留幾天，到連城去考察魯土司地方的情形；可是在我離開大車到城裏不久，便接到友人湘君的通知，——車夫怕軍隊拉差，嚇得客棧都不敢進去，——大車不等我出城，而早已急忙地趕向城南三十里之外的南大通走了。

## 南大路與北大路

八日早晨，我們由南大通出發，路線向南沿着莊浪河的東岸，穿過一大片長滿了馬蓮草的河灘，再在白楊叢林中轉入了莊園地帶。道旁的田地，高出路面約有五六尺，我們的大車簡直是在乾溝裏走。有時又上升到田園的上面，這才看見東西兩旁遠遠地排着禿頂的矮山，中間夾着莊浪河自北而南展開一塊小平原。田園，樹木，村莊，星羅棋布地排在平原上，還有渠水像網脈似底籠罩田園，雪白的羊羣在碧油油的草灘上吃草。我們在這樣一高一低的路綫上，很穿過幾個

村莊，在正午的時候，過了距南大通四十里的紅城堡——市面和武威的豐樂堡彷彿——再走十里，徐家磨就在眼前了。據說從前有個姓徐的，曾在此間莊浪河的東岸設置利用水力磨麪的水磨，所以這地方便被稱爲徐家磨。這兒有紅城堡一樣的市面，有應時的新鮮菜蔬，還有很多果園種着梨兒。

當天紅城堡公安局分駐所的巡官來了。據說他的任務是督率此間附近各村頭人徵集民夫，分段修理徐家磨鹹河至俞家灣這一帶的汽車路。在河西所謂汽車路，本來亦祇有天曉得的。當初國民軍時代開闢路綫，在平原上僅僅築了土方，在戈壁灘上兩旁堆些石塊做界址，在高山擋路時隨便做一道坡度很陡的路綫上去，在河流很寬的地方便在兩岸各開了一道斜坡下水，很窄而深的溝渠上架上木枝和土築成的橋，碰到流沙的沙窩，那簡直是沒辦法。乾脆的說，全路工程是不中看亦不中用的。汽車除了本身的職務之外，還要做升降機，做汽船，以至於有時更需牛來拉，馬來拖，而汽車夫呢，說不定亦有一逢山開道，遇溝搭橋的工作，並且要隨時準備汽車拋錨。卽就眼前從徐家磨到俞家灣這一段說，汽車路綫從前由原有的民田上修築的，現在被老百姓重新犁開種地了；從前將原有的大車路綫改築的，現在仍被大車輾壞了——雖則我沒有

詳細考究當初築路使用民地時已否把當地的糧款免了，而汽車路無條件佔用大車路甚至有弄得大車無路可走的地方，這却是事實。——現在因為聽說某軍事首領要乘汽車過境，所以又祇得急時抱佛脚的徵集民夫來修理了。

由徐家磨到省城去，有兩條大路：一條是向南經過苦水堡到河口，渡河，再乘筏子或由陸道進省；還有一條就是前面提起的，由徐家磨經俞家灣到省城。前者叫南大路，後者叫北大路。南大路人煙較稠，飲料較佳，北大路却正相反。路綫一樣的是一百四十里左右，不過同路的大幫車夫，因為要減少南大路河口渡船上一塊錢的支出，和恐怕最近苦水堡的駐軍拉差，大都要冒着距省僅二十餘里沙溝裏土匪出沒的險而走北大路。我們行囊很簡單，同伴又很多，一路上還有修路的民夫，所以還是依了車夫的主張。

是日下午，我們由徐家磨向東上了長及十五里小坡，過山，向南再走相等的距離，到了有二十多家居民的鹹水河。鹹水河的地名，的確是很「道地」的。那天晚上，初來的客人們的肚子裏都起了暴動，我因為前次西來時已有了經驗，所以祇吃了幾個梨兒和一块乾饅饅，這才免及於難。九日上午簡直完全在荒涼寂寞的山丘荒原草灌裏走着，一共翻過四個峴子——小山崗，——

——三十里曲折的路綫把我引過以產鹽聞名的哈家咀地方而到了俞家灣，打罷了尖，再翻過一個較高的土山，由一道十里來長的溝道把我們向南引去，住在以苦水聞名的朱家井子。此間距省城祇有四十里的路程。明晨，路綫仍是由溝裏曲曲灣灣的下去，祇見兩旁的土山漸漸靠近溝道，兩山之間，就是闊及丈餘的一綫通路。在這條沙溝裏走，或隱或現地祇可看見四週剝落了，土的山頂，活像幾塊沙溝口前的子鷄蛋糕，此外祇聽見車輪在溝冰上輾過去的單調的聲音。走了二十里，這才出了沙溝口。前面忽然開朗的現出一片果園，地上排着很整齊的梨樹林，樹林的背後隱約的襯托着水流奔放的黃河。我們的路綫折向東去，左邊靠着山根，右面接近河邊的果園，一直穿過十里鋪、金城關，向南過了黃河鐵橋，這才進了位置在皋蘭山北麓、黃河南岸的蘭州。數月間河西的經歷，祇在腦海裏留下一個陳跡！

# 紀元

# 通譜

元 四 册厚一

史襄哉 夏雲奇編

中華書局發行

本書為中國五千年來年表之集大成，上自黃帝起，下迄現代止；旁及春秋戰國，晉末十六國，唐末十國，并僭王而立之小國，均以紀元西歷于支年號年數分割，極為精詳。書中每行均留有空白，專供讀者填寫，例如研究政治者，可扎錄關於政治之參考資料，研究文學、藝術、理科……者，可扎錄各科所需要之資料，以便著作時之用。書末附有索引，并參考書目，極便檢查。梁啓超、顧頡剛二先生，在序文中對本書備極推崇，其價值可知。

# 詩賦詞曲概論

丘瓊蓀著

一元二角

本書敘述分詩、賦、詞、曲四部，每部又分起原，體製，聲律，演進四章，每章又分之以節；舉凡中國美文之重要類目，均經搜羅。每部中之每類或每體，均有選文若干篇，以爲之例。美文爲偏於感情的文字，故所選者多富有刺激性的作品，或優美，或壯美，務求能激發人之感情，而發生雋永或濃烈之興趣者；凡艱澀隱晦之文均不錄。古來傳誦之名作，除篇幅過長，只能割愛外，大都採錄其中。重要作家之傳略，多附見於演進一章中，間及與文學有關之遺聞軼事。本書對於各種出版物中所常見之論說或節目，敘述較略，於不常見者，則解釋較詳。此書不僅爲美文概論，其起原與演進兩章，可作文學史讀；其附錄部分，又可作選本讀也。

# 中華戲曲選

孫佺工 孫怒潮 編

七角五分

本書所選戲曲，均爲元明清三代之代表作，除坊間已有單行本的如西廂記，琵琶記，長生殿，桃花扇等概未採入外，所有三代名劇，均搜羅靡遺。全書計有：漢宮秋，寶蟾冤，梧桐雨，倩女離魂，揚州夢，雌木蘭，再生緣，洛水悲，昭君出塞，團花鳳，四枝秋等戲曲，悉爲當代傑作。編者又在篇首，分述中國戲曲之源流，元之南北曲及明清代戲曲概觀，至爲詳盡。故本書縱的方面，可以作一部完美的中華戲曲史讀，橫的方面，又可以作一部有系統的中華戲曲概論讀。選材精審，註釋明確，爲研究中國戲劇者所必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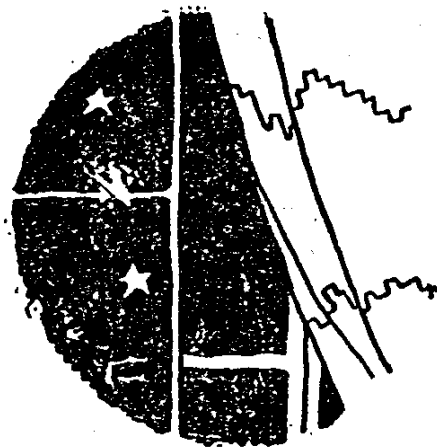
## 中華書局出版



# 五言飛鳥集

◀ 第一冊 三角 ▶

太戈爾著  
姚華譯  
本書為姚  
茫父先生遺著之一，  
以印度詩人太戈爾詩  
意，演譯為五言古近  
體詩；絕似齊梁人作  
品，實開翻譯界之新  
徑焉。



中華書局出版

## 學生文學叢書

高歌譯

# 新詩

### 依里亞亞特

五角

本書為荷馬的史詩之一，內容絕世之美，婦人海倫，給了一個王子誘去，於是集合海陸大軍，橫駛愛琴海，和陸血戰十年，才得勝利，藉供讀者之欣賞。

### 奧特賽

五角

本書即為荷馬之第二首史詩，敘述希臘各邦王子，聯合海陸大軍，將克城攻破後，各自凱旋回國，祇有優里賽斯，因遭神譴，須在外漂流十年，後始得重歸故里。

悲哀，歡樂，幽默，靜美……一切的意境，和大自然的陶醉，鳥兒在那裏尋着？人們為牠所陶醉，這聲音，向那裏找尋？

## ◀ 新文藝叢書 ▶

### 波多萊爾散文詩

波多萊爾著  
邢鵬舉譯  
一冊 六角

波多萊爾一生所追求的是一種靈的抒情的，天良的，然而發達的輪廓，詩的自會隨着他的筆尖，沈鬱的讀者，意識去尋求，沈鬱的讀者，意識去尋求，沈鬱的讀者，意識去尋求。

### 水仙辭

一冊  
四角

Paul Valery 著  
梁宗岱譯  
本書辭句溫文爾雅，復明其身使讀者更有梵樂希的本傳，不可不讀。

# 中華書局出版

## 世界產業大全 二冊

◆牧野輝智著 馮達夫譯

本書內容分農業、林業、水產業、礦業、工業六編。把世界各種產業詳細敘述，每種產業，先略述其發展大勢，次詳述現在各地生產的情形，並說明其地理的背景，末更敘述該產業國際的趨勢，俾明瞭國際間經濟競爭的侵略和現狀之所以形成。

## 英美日產業問題

◆歐陽瀚存著 一冊 六角

自歐戰終結，當事各國之財政亦隨之告竭；於是英美各國無不以全力拓治生產，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經濟發展之速，亦為並世所罕見。本書對於該三國產業之概況，發展之情形；以及改革之經過，均詳述無遺，可為研究世界經濟概況及各國戰後大勢者之參考。

## 世界工業概況

吳承洛著 一冊 五角

是書以衣、食、住、行為分類，將世界各國之工業概況，互為比較，並處處顧及歐洲大戰前與大戰後之不同處及最近之發展；其與我國之比較關係，尤不厭求詳。著者為國內有數之工業專家，學理與應用，均有深切之研究，故敘述詳確扼要。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六二六號

文藝 河西見聞記 (全一冊)

◎ 定價銀二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明 駝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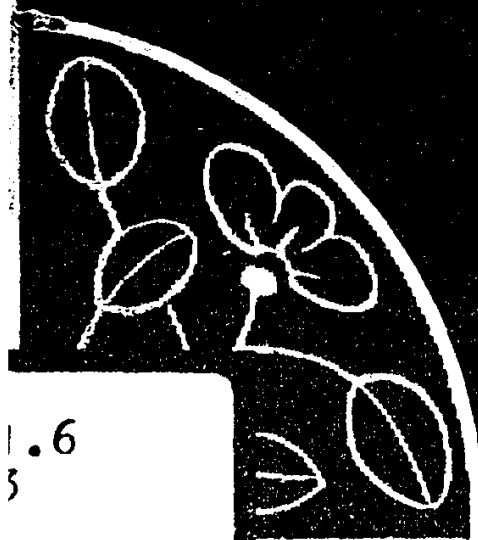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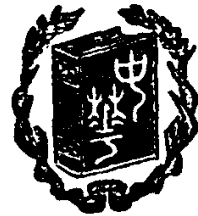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670273

標商冊註



1.6  
3